

社會科學教科書（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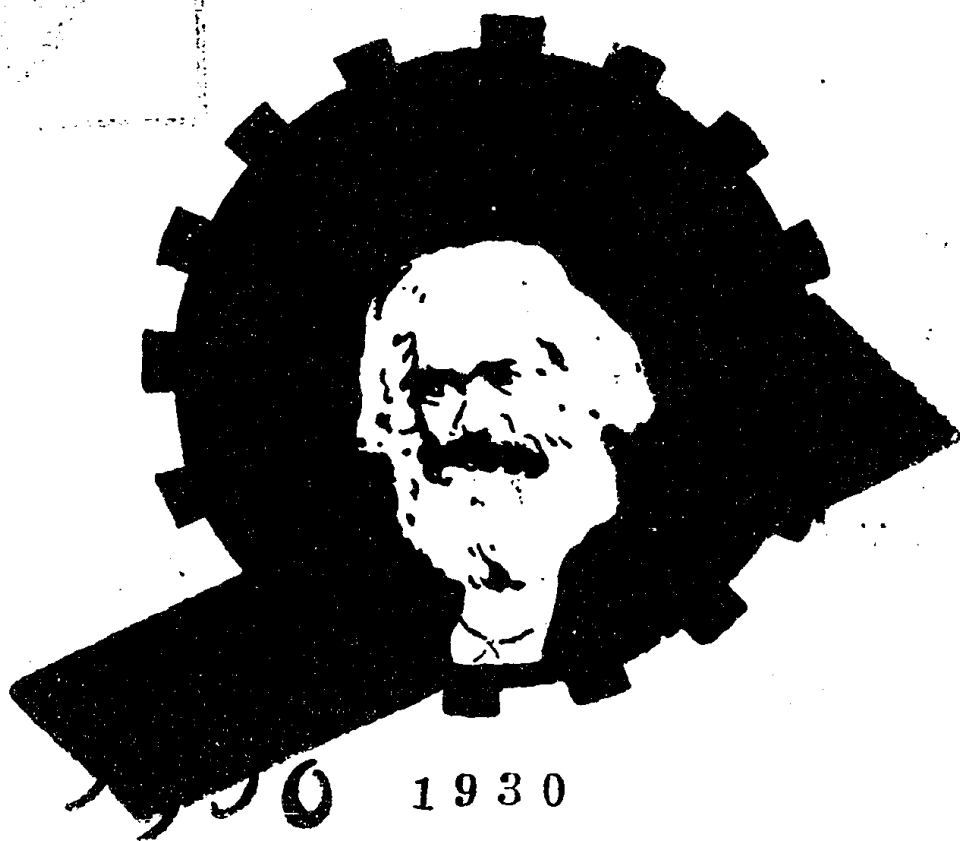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

（上）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1930

春秋書店版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社會科學教科書 第一冊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

一九三〇年

春秋書店版

500
686

1

社會科學教科書
第一冊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上)目次

原編者 塞姆柯甫士基
譯者 劉沁儀

目次

原編者序

全書之構成與引用書目

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	馬克斯·恩格斯	……	三
對剩餘勞働之熱求	……	馬克	……	五
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	……	馬克斯·恩格斯	……	九
本來的蓄積之祕密	……	馬克	……	一七
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	……	恩格	……	二四
一極的富之蓄積與他極的貧之蓄積	……	馬克	……	四一
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制度之內部的對立	……	馬克	……	四四



02639

奴隸、農奴、手工業夥計、工場手工業勞働者、	
普羅列塔里亞特	恩 格 斯
普羅列塔里亞特是布爾喬亞西的掘墓人	馬 克 斯
普羅列塔里亞特之階級的組織	馬 克 斯
小生產之滅亡	考 茨 基
階級對立之和緩	考 茨 基
資本主義的私有之吊鐘響了	馬 克 斯
向自由王國之飛躍	恩 格 斯
發達的過程	恩 格 斯
對社會主義的流行的駁論	馬克斯·恩格斯
自然的發達階級	馬 克 斯
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	拉 發 格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〇五
	一〇〇
	一一〇
	一二七
	一三〇

原編者序

本書不是我現正在第三版付印的『歷史的唯物論』那樣的論文集，同時也不是一種引用文的集錄。

在其本來的意味上說，本書正是拔萃文選，即高等學校內『馬克斯主義基礎』或『史的唯物論』那麼一類教程裏面統一下來了的各種問題之全系列的讀本。

內容則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第二代各學徒的各種著述上拔選而成的。雖多是斷章摘取，組合成篇，但在我的編輯根本計劃上，決不是想機械地加以堆積，反是想對理論——基於其本來內在的邏輯，賦以有機的展開的。并且當這理論由單純而複雜漸次推進當中，還想將其真實的內容之豐富處呈顯於讀者之

前，而絕不想用通俗的形態爲之輕描淡寫。

同時在各拔萃文之取捨配置上，我一方面曾竭力爲讀者準備如何能對馬克斯恩格斯之基礎的模範公式得到最深刻的理解，——儘這拔萃文選的性質所能許可的範圍內我盡了我之所能；另一方面對於爲馬克斯主義之理論基礎所提供的各種浩瀚文獻，其中苟有一二可取處又一一都加過網羅，未曾使之或漏。

在這全書中特占中心地位的，是展開史的唯物論——即馬克斯主義的社會學——之內容及展開辯證的唯物論——即馬克斯主義的哲學——之內容、的各編，即第二編及第六編。第二編裏面爲闡明達爾文教義和馬克斯教義的聯繫，尤曾特別提供了很多篇幅。蓋這聯繫不僅必然地在理論上是一重要問題，即在我們講授時及和學生們作實地研究時所得的經驗上說，這樣詳加闡明也是最容易導到對史的唯物論主義理論獲得本質的理解、及對其意義獲得正確的評價、

的最好方法。同時，『由達爾文到馬克斯』的論證方法，譬如由動物之消極地有機地適應環境、說到人類使環境適應自己、及由動物進化之遲緩且有制限、說到人類用具——即人爲器官——發達之迅速而且無窮（如船之由櫂而汽輪而暗輪 Screw 而推進機 Propeller 等）、以及最後復說到人類的生產力——這是人類對於自然能主張其權力的最要因素——之作用、的論證方法，我相信又是對於自然的條件及技術之影響問題上更能深刻地得到洞察的方法；而由此一轉到基礎及上層構造之理論之連述上去，更是當然的順序。

至於緊跟着這基礎理論之後而登台的則爲『理論之精鍊』一亞篇。這篇的任務是在於防戒理論解釋時動易發生的「單純化」那毛病的，又是想將『上層構造』對其『基礎』所生的反作用——即幾多複雜的契機 (Moment) ——導入於基礎的公式之內的，而且是想檢討幾種最主要的駁論（如『相互作用』及其他）的。這篇之後的『階級』一亞篇中，則國家與社會革命的各問題亦概包含

在內了。

同時爲考慮初學者入門的便利起見、史的唯物主義之理論之例證特別又占了許多篇幅。這些例證——這些適用史的唯物論的方法的例證，是從各種領域採錄下來的。

第四編論個人在自由、在自然、及在歷史、內的作用（或地位）。這是舉示馬克斯主義由社會學移行到哲學去的路數的。哲學則在第五編——唯物辯證法、及第六編——辯證的唯物論、內加過展開。

最後第一編——包含『資本主義之最後的階段』及『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兩亞篇在內而論『社會主義之必然』、的第一編——，則是特爲高等學校勞働科選作入門書的。我相信由資本主義的各種發達動向——這個在生活事實上誰也能够發見——當中導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基礎的觀念出來，是使勞働科對於史的唯物論及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概括的理論得到理解上、最便利的捷

徑。

本來還會預計過另設一特別編，將馬克斯主義之批判者之批判亦包攝進去。但把以上各編編完後，本書的容積已非常厚了。只好另編入拔萃文選第二部去。這第二部或將於馬克斯主義之批判與馬克斯主義的反批判的編名之下出而問世。

依我所知，這種馬克斯主義拔萃文集編纂，在歐洲文獻當中也還是最初的創試。創試工作是很難的，而我又為日常激務所羈絆；故本書之必多缺點與不足，我自己也很明白。況作這種編述時手邊上本應具備一切必要的材料，而在我又不可能。故使世之識者能對我這最初的杜撰惠以指正，我當感激不盡。

一九二二年三月

塞姆柯甫士基

全書之構成及引用書目

第一編 社會主義之必然

社會主義之必然……………

- 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 馬克斯——『哲學之貧困』。
-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 恩格斯——『社會主義之發達』。
- 考茨基——『埃夫爾特綱領』、『社會革命』。
- 拉發格——『和爾勒士的論爭』。

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

- 列寧——『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
- 希爾發丁——『金融資本論』。
- 羅莎·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 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 默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 考茨基——『馬克斯與其歷史的意義』。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

馬克斯主義之歷史的準備……

- 坡克羅甫士基——『經濟的唯物論』。
- 拉發格——『馬克斯的史的唯物論』。
- 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 默林——『史的唯物論』。
- 考茨基——『馬克斯與其歷史的意義』。

達爾文與馬克斯……

- 恩格斯——『反丟林論』。
- 滌密里亞塞甫——『達爾文與其學說』。
- 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 普勒哈諾甫——『藝術論』。
- 拉發格——『和爵勒士的論爭』。

自然條件與技術……

- 普勒哈諾甫——『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
-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
- 默林——『史的唯物論』。
- 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 克勒士·克羅茨——『經濟的唯物論』。
- 考茨基——『和巴克士的爭論』。
- 哥特爾——『史的唯物論』。

基礎及上層構造的理论……

馬克斯——『給安能柯甫的信』·『哲學之貧困』·『駁史的唯物論不適用於中世及古代說』·『工錢勞動與資本』·『經濟學批判』序文。

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普勒哈諾甫——『二十年間』。

克勒士·克羅茨——『經濟的唯物論』。

理論的精練……

考茨基——『和巴克斯的論爭』·『基督教之起源』序文。

普勒哈諾甫——『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

恩格斯——『給默林的信』·『Soz. Arbeit』上登載的信·『給習密特的信』。

階級……

恩格斯——『家族之起源』·『法國階級鬭爭』序文。

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務月十八日』·『共產黨宣言』。

考茨基——『埃夫爾特綱領』·『社會革命』。

枯諾——『一七八九——九四年法國大革命的階級與政黨之鬭爭』。

希爾發丁——『金融資本論』。

第三編 史的唯物論之例證

史的唯物論之例證

考茨基——「基督教之起源」·「先驅者」·「各階級的矛盾」。
 坡克羅甫士基——「俄羅斯史」·「經濟的唯物論」。
 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
 「二十年間」。
 枯諾——「一七八九——九四年法國大革命的階級與政黨之
 鬭爭」。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克倫
 陪審官前的演說」。

羅西柯甫——「俄國歷史上的都市與農村」·「最近百年的俄國
 史」。

哥特爾——「史的唯物論」。

拉發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

恩格斯——「社會主義之發達」·「英文版序文」·「反丟林論」·「資
 本論」·第一卷二四章。

第四編 自由與必然

自由與必然

恩格斯——「Sozialistischer Akademiker」內的信·「浮爾巴哈
 論」·「反丟林論」。

普勒哈諾甫——「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浮爾巴哈論」註·

「個人在歷史上的意義」。

考茨基——「和巴克士的論爭」。

第五編 辯證法

辯證法

.....

- 黑拉克勒特——「自然論」。
- 法爾奴伊歇甫士基——「俄國文學，哥哥里時代概論」。
- 恩格斯——「浮爾巴哈論」·「反丟林論」序文。
- 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浮爾巴哈論」序文·「馬克斯主義的根本問題」。
- 考茨基——「社會革命」。
- 黑格爾——「論理學」。
-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第六編 辯證法的唯物論

辯證的唯物論

.....

- 德謨克里特——斷章。
- 盧克勒秋士——斷章。
- 黑爾威休士——「自然論」。
- 默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史的唯物論」。
- 馬克斯——「神聖家族」。
- 恩格斯——「浮爾巴哈論」附錄·「社會主義之發達」英文版序文。
- 普勒哈諾甫——「從唯心論到唯物論」。
-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第七編 馬克斯主義之爲世界觀

馬克斯主義之爲世界觀……

- 考茨基——『馬克斯與其歷史的意義』·『翌日』。
恩格斯——『馬克斯墓前的追悼演說』。
默林——『史的唯物論』。
羅莎·盧森堡——『進進報上論文』。
夏爾·安德拉——『宣言的序文與註釋』。
普勒哈諾甫——『史的一元論』。

第一編

社會主義的必然(上)

社會主義的必然

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從來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原註。精密地說時，這是指記錄上流傳下來的歷史而言的。在一八四七年的時候，社會前史——即尙未有歷史的記錄以前的社會組織。人們還完全不曉得。自哈克士脫生（F. von Haxthausen）發見了俄國原始土地共有制以來，莫勒爾（V. Maurer）又論證了德國人種在有史以前是以土地共有為社會基礎以後，村落共產制之為社會原始形態、從印度至愛爾蘭隨處皆如此、的點，始漸為一般所瞭解。同時莫爾干（Morgan）的大發明之成功，這原始共產社會的內部組織——即氏（Gens）之真性質及其和種

族之關係，才又現出了標本的形態。而這原始共產制度一解體，社會遂分成各別的而又相對立的各種階級。）

（譯者註。請參讀莫爾干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及恩格斯（Engels）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一著。）

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領主與農奴，基爾特的師傅與工徒，簡言之即抑壓者與被抑壓者之間，不斷地相對立，公然地隱然地會常常繼續其鬥爭。結果則總是依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而告終局，或鬥爭的二階級一同沒落而告終局。

在歷史初發生期中，隨什麼地方的社會差不多都是分爲種種嚴格的身分，乃至社會的地位分成種種的階層。古代羅馬分成貴族、騎士、平民、奴隸，中世紀分成封建領主、家臣、基爾特的師傅、工徒農奴，這些階級內部差不多

還都分成許多階層。

由封建社會崩壞而發生出來的近世布爾喬亞社會，其于階級對立一點也未加揚棄 (Aufheben)。只作出新的階級，新的抑壓條件，新的鬥爭形態，以爲古昔之代。

但這布爾喬亞時代——即我們現在這時代，又具有將階級對立單純化起來了、的特徵。即全社會漸次分裂成爲相敵對的三大壁壘，直接相互對立的三大階級了，其名即爲布爾喬亞西與普羅列塔里亞特。(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Kommunistisches Manifest”第一章。)

對剩餘勞動之熱求

剩餘勞働不是資本發明的。生產機關為社會一部分人獨占的任何地方，勞働者無論是自由或不自由，皆不能不于自己生存所必要的勞働時間以上、還為生產機關之所有者增加超度的勞働時間以生產生活資料(四十一)。這個、無論生產機關之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Calos Carios)，埃特盧里亞(Etruria)的政僧，羅馬的市民(Civis Romanus)，諾曼(Norman)的領主，美國的奴隸所有者，滑拉企亞(Wallachia)的領主(Boyard)，乃至近世的大地主資本家，——皆是如此(四十二)。

(四十一)『勞働者……是用其勞働以扶養年金生活者——即所謂「財主」、及同時扶養他們自己的』。(巴克(Edmund Burke):『關於飢饉的考察與報告』第二頁)。

(四十二)尼布爾(Niebuhr)在其『羅馬史』中非常素朴地這樣說過：『作物——雖變成了埃特盧里亞的建築物那樣的廢墟猶使我們為之駭極的

作物——，在小（！）國總是以徭役領主及奴隸之存在為前提的話是不可掩蔽的事實』云云。西士管底（*Simondi*）則更深刻地說過『布留塞爾的勒士』（*Brussels lace*）是以工錢領主及工錢奴僕之存在為前提，云云。

但在一經濟的社會形態內，生產物之使用價值較其交換價值還占主要地位的時候，剩餘勞動必為或大或小的欲望範圍所制限，生產本身的性質明是不能對剩餘勞動生出無限制的欲望來的。唯其如此，故在古代，謀用交換價值之獨立的貨幣形態以獲取交換價值、即謀于金銀生產方面獲取交換價值、的古代，過度勞動的事是非常利害的。為生產金銀而至於過勞以死，在當然是公然的形態。——我們只要讀：西枯盧士（*Diocorus Siculus*）的敘述就能夠曉得（四三）。

然而這種事在古代究還是例外。在依奴隸勞動及徭役勞動以為生活、的低等生活形態尚未脫除的民族，一被捲入資本制生產方法支配之下的世界市場漩渦中、而以生產品之對外輸賣為最重要的利害問題、的時候一來時，則除奴

隸制度農奴制度之野蠻的殘虐之外，必還須加上一層過度勞働之文明的殘虐於其上。譬如北美合衆國南部各州的黑人勞働，在其生產之主要目的在於直接供自家的需要的時候，還恰好保持着家長制的性質。一到棉花輸出成爲各州死活的利害問題時，黑人的過度勞働——勞働七年即使其一生消磨盡淨的事是常常有過的——就成爲依計算而生、依計算而立、的一制度之因子。從此以後，從黑人得到一定量的有用的生產物的事已不復成問題，剩餘價值自身之生產反成問題。多腦(Danubian)各公國現所行的徭役勞働，也是一樣。

(註四十二)『這些不幸的人們(埃及、埃普倭披亞(Ethiopia)、亞拉伯之間的採金工人)曾不能一清潔其身體，一掩蔽其裸體，我們不掬一腔同情之淚，幾不能把這悲慘的運命凝視下去。因爲那兒對於病人、虛弱者、老人、纖弱的婦女，概沒絲毫慈悲與容諒。個個人都是爲鞭笞所迫，不得已地繼續其工作以至於死的，苦痛與貧窮更到了極點。』西枯盧士的『歷史文

庫』第三卷十三章，（馬克斯『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第八章、第二節）

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

最初的、都市裏面的、特權市民，是從中世紀的農奴裏面出來的。這特權市民裏面又發達出來了布爾喬亞西之最初的要素。

美洲之發見及非洲之迴航，爲這新興的布爾喬亞西作出了新的基礎。東印度及中國之市場，美洲之殖民地，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及商品之增加等，給了商業、航海、工業等以空前的飛躍，從而對於已經開始崩壞的封建社會內之革命要素又促起了急激的發達。

從來、封建的或基爾特的工業經營法，已不復能供應和新市場一同增大下來的需要了。工場的手工業（Manufaktur）於是起而代之。同時基爾特的師傅亦爲工業的中產階級所驅逐，種種行會間之分業亦爲單一的工場內之分業所消滅了。但市場還是日加擴大，需要還是日更增加。工場的手工業又不復能夠爲之供應了。結果、於是蒸氣與機械遂對工業的生產革起命來。近代的大產業遂代工場的手工業而興，產業的大富豪、全產業軍之會長、即近代的布爾喬亞，又代工業的中產階級而起。

這大產業建設了依美洲之發見而準備好了的世界市場。這世界市場又於商業上、航海上、陸路交通上、齎來了絕大的發達。這發達復於產業之擴大上發生了反作用，即在工業、商業、航海、鐵道等之相同的擴大程度上、布爾喬亞西發達起來了，增加其資本起來了，將中世以來殘存的一切階級概驅入舞台的幕後去了。

結果於是我們明白了近世布爾喬亞西是長期的發達過程之生產物，又即是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之一系列的變革中的產物。

這布爾喬亞西發達之各階段，同時又伴起了與之相應的政治的進步。即封建領主支配下的被抑壓階級，或自武裝起來自成爲康明(Commune)的*自治團體，或自成爲獨立的都市共和國，或成爲專制治下之第三階級(租稅負擔的階級)，其次在工場的手工業時代則成爲和半封建的王國或封建的王國內之貴族相平衡的東西，在大王國內則一般地成爲其主要的地盤，最後在大產業及世界市場發現以後的近世代議制的國家內則完全戰取了政權，收於掌中。近世國家權力這東西，要不外爲布爾喬亞階級全體處理其共同事務的委員會。

* (德文版)意大利及法國之都市市民，從封建領主買取或捩取其最初之自主權。其都市的共同組織，後來遂這樣呼爲「康明」。(英文版)康明是法國都市從其發生時代起就具有的名稱，在他們以第三階級的資格從封

建領主獲得自治制與參政權以前，這名稱就已經有了。大體上、布爾喬亞西之經濟的發達是以英國爲標本，政治的發達以法國爲標本。

布爾喬亞西在歷史上完成了一最高的革命使命。

布爾喬亞西握着了政權的地方，一切封建的、主從的、牧歌的、各種關係，概破壞了。人們生來就與其上層相結繫、的彩色種種的封建的紐帶，被扯斷成爲千段萬段了，人與人的結合物，于是除赤裸裸的利益及冷酷的現錢算盤外就什麼也不復存在了。宗教的感激，騎士的忠純，市民的人情，——等等神聖的渴仰心，就都溺死在利己的打算之冷水之中了。個個人物之尊嚴消失於交換價值之中，一個不安定的商業自由之外，什麼契約好了的確保了的自由也不復存在了。——一言以蔽之曰，布爾喬亞西廢止（從來）用宗教的政治的幻影所掩覆的剝削、而公然地無恥地創設了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了。

布爾喬亞西將從來博得名譽與尊敬的一切職業、之腦後圓光，概行剝去

了。醫生也好，法律家也好，和尚也好，詩人也好，學者也好，都變成了他們雇傭的工錢勞動者了。

布爾喬亞對家族關係也將其可憫的傷感的面幕加以破除，而使之變成一個純粹的金錢關係了。

布爾喬亞將保守主義者所感嘆不置的中世時代之蠻勇行爲、之爲怎樣是懶惰極了的安逸生活之相似的好配偶物又加了明示。這個實在是生民以來最初把人們的活動推其極到底做得些什麼、的點加以明示的。他興起了比埃及的披拉密特、羅馬的水道、哥昔克(Gothic)的寺院等還爲偉壯的大工程，且決行了較古時的民族移動及十字軍還遙出其上的大遠征。

布爾喬亞不將生產機關、從而不將生產關係、從而又不將一般的社會關係加以革命時，則不能存在。反之在前代一切工業階級，則以保存舊式生產方法毫不加以變更爲其第一個生存條件。故生產之不斷的革命、各種社會狀

態之不斷的動搖、永久之不安與攪亂等，遂爲布爾喬亞時代所獨有、以前所絕無、的特徵。一切確立了凝固了的關係，及與之相伴存的舊腐的觀念思想等既一掃而亡，一切新建成的東西又在尙未固定之前卽成了廢物。堅固地存在過的東西概被蒸發了，神聖的東西概被褻瀆了，人們於是對於自己的生活狀態及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就除用無味乾燥的視綫加以視眺外沒有別法。

布爾喬亞西爲其生產物須不斷地擴大市場、的需要上，又把地球表面狩獵一空了。他們到處結巢，到處建家，而且到處作出了關聯來。

布爾喬亞西依其世界市場之剝削，把全世界的生產與消費又都附與了柯士莫坡里坦 (Cosmopolitan) 的性質。產業之國家的地盤被根本地剷拔了，保守主義者於是起了很大的悲嘆。古來的國家產業已經破壞了，然現猶在破壞中，被新產業壓迫得喘不過氣來。而這新產業之輸入又在一切文明國皆爲生死問題；同時該新產業不僅是對國內的原料加工，卽對最遠隔地方的原料亦加工，

製出品亦不僅國內購用，世界任何方面都購用。古者需要依內國產品可以滿足，今則非最遠的工產不足以慰新慾。昔者是國家的地方的孤立與閉關，今則各國民間起了各方面的交通。同時精神的生產也和這物質的生產相同。個個國民之精神的作物成了世界所共有。國民的偏狹與僻見漸不可能，多數國民的地方的文學裏面發生了世界的文學。

布爾喬亞西將一切生產機關急速地改善之結果，及將交通機關不斷地使之進化的結果，又把所有的國民（野蠻國民亦在內）都引入於文明之域。他們用其商品之廉價爲大砲，把一切的萬里長城都連根帶蒂地擊成粉碎，雖頑強地憎惡外人的野蠻人亦使之降伏。任何國民，如不想滅亡就都得採用布爾喬亞西的生產方法。即必得將所謂文明者輸入到本國來，即必得自己變成布爾喬亞西。一言以蔽之曰，布爾喬亞西以自己的形態作模型，創造了一個世界。

布爾喬亞西使地方屈服於都市之支配之下。都會的人口比農村增加了非

常。從農村生活之愚昧之中，他們奪去了全人口的大部分。同時、和使農村屈服於都市一樣，他們又使野蠻國及半野蠻國從屬於文明國，使農業國民從屬於布爾喬亞國民，使東洋從屬於西洋。

布爾喬亞西更多多地抑止了生產機關、財產、及人、之散在散處。人被集團化，生產機關被集中化，財產在少數人的手中被集積化。而其必然的結果，政治上又成了中央集權。利害、法律、政府、稅制、各不相同的獨立的各地方，或不過單相聯合的各地方，概被擠到固結於一個國民、一個政府、一個法律、一個國民的階級利益、一個稅關區域、之內去了。

布爾喬亞西僅僅百年左右之階級支配之中，較過去一切時代之總和猶曾作出了更多量的、更巨大的生產力。自然力之征服，大機械，工業農業上之化學應用，汽船，鐵道，電信，全世界各地之開墾，河川之航路開鑿，用咒文由地下喚起來的似的全人口之增殖，——這麼多大的生產力睡在社會的勞働之胎內

的事，從前任何時代有曾預示過的麼？（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本來的蓄積之秘密

貨幣如何變成資本、資本如何造出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如何造出更多的資本、的理由，我們已經論過了。但資本之蓄積以剩餘價值為前提，剩餘價值以資本制生產為前提，資本制生產又以資本及勞働力之大部分在商品生產者的手中為前提。如此、故這全運動很像是用不完全的循環論法而打回轉。從而要想脫出這循環論法，就只有假定一『本來的』蓄積——即先於資本制蓄積的蓄積（即斯密士 Adam Smith 所謂『先行的蓄積』）才有辦法，換句法即必假定一

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之結果而轉是其出發點、的蓄積，才有辦法。

這本來的蓄積，在經濟學上所生的作用和原罪說在神學上所生的作用大致相同。神學說：亞當咬了檎果，人類於是生而就有罪。本來的蓄積之起源，在過去的傳說中也曾有和這相類似的說明。即說很久很久以前世上有過兩種人。一為勤勉伶俐，尤其節儉堅實；他則除自己一切東西外還要找些東西來耗費的，那麼一種懶鬼，結果於是前者蓄積富財，後者則除連自己的皮都賣掉外什麼也沒有了。到大多數人的貧困發生以來，他們雖常常胼手胝足，樣樣勞働都做，但還是除賣身以外一無所有，而少數的富人則雖早已不脫鞋靴不事勞働，其富財還是日有增加。——神學上原罪之傳說是告知人類如何具有額上不流汗即不能夠有麵包吃、的運命的，經濟學的原罪之歷史則將完全無必要的人們怎樣能夠得到存在的點，用無數的例子告知我們聽了。

同時這樣很像兒戲的傳說，且常舊樣翻新地反覆不已。譬如滌爾 (Thier)

君，用政治家的嚴肅態度在才氣潑瀾的法國人面前，於其論社會主義對所有權之致命的攻擊謂爲是絕對正確當不能信、的一書內，就曾這樣說過。總之一到「所有」這宗事情成了問題的時會，童話式的立場也應作爲一切時代及一切發達階段中的人們之唯一正當的立場、的主張，也就成了神聖的義務（一一八、〇）。征服、隸屬、強盜、殺戮、——約言之暴力、之在現實歷史上生作很大的作用是誰也曉得的。然柔順的經濟學上則從最初以來就只是牧歌作支配。正義與「勞働」雖最初就會被認爲唯一致富的手段，然隨什麼時候「今年」又總是例外。而揆其實，則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和此原來并根本不同，牧歌的方面尤其絲毫也沒有。

蓋生產機關及生活資料本來就不是資本，同樣貨幣及商品本來也不爲資本。貨幣及商品皆須轉化成資本。而這轉化又只於下所要約的一定的情態之下方能施行。即一方面購買他人的勞働力以期增殖自己的價值量之貨幣、生產機

關、生活資料等的所有者，及他方面販賣自己的勞力者、從而爲勞働之販賣者的自由勞働者，——這等極相違異的兩種商品的所有者必相對立，相接觸才行。所謂自由勞働者，有兩種意味。即他不同奴隸、農奴等一樣直接附屬於生產機關，又不和自耕農一樣自有其生產機關，反之他從生產機關完全解放了，自由了。商品市場這樣分立，資本制生產的基礎條件才得具備。資本關係，是以勞働者與勞働實現上的物質條件之所有之相分離爲前提的。同時資本制生產一到能够用自己的脚站得起來的時候，又不僅單單維持這分離，而且要在更擴大的階級之上將該分離再生產。把資本關係造出來的過程，要即使勞働者從勞働條件之所有相分離、的過程，換句話，即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及生產機關轉化爲資本，他方面又使直接的生產者轉化爲工錢勞働者、的過程。故所謂本來的蓄積那東西，即不外就是生產者與生產機關之歷史的分離過程。其所以爲『本來的』的理由，則是因其形成資本的前史及形成與資本相照應過的

生產方法的前史·的原故。

資本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是從封建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之中生出來的。後者解體乃使前者的要素遊離。

直接生產的勞働者，再無被縛住於土地上的事及再不爲他人的農奴或隸農了之後，才得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對自己能下命令。同時，想做一個隨在什麼地方發見了銷路即能把自己的商品搬去販賣、的那麼一個自由勞働力的販者賣者時，他又得從基爾特的支配、基爾特的徒弟制度、職工制度及其他有阻礙力的勞働規章、等之中解脫出來才行。故這運動——把生產者轉化爲工錢勞働者、的歷史的運動，他方面又是一個解放生產者於隸農及基爾特強制之下的運動。然布爾喬亞的歷史家之眼中，則只見到這一方面的運動。而在他方面，這些新被解放的人們，實則又在他們所有的一切生產機關、及舊來封建制度所給與他們生存上之一切保障概被剝奪了之後，才能自己販賣自己。他們的這被剝

奪的歷史，不單是在憤恨上面作成的歷史。而且是人類史上用血與火，用不滅的文字寫成下來的記錄。

變成了新握霸權的產業資本家他們自己，也不僅驅除基爾特的手工師傅即已足，還得把富源的所有者——封建領主——並驅除才行。在這方面看時，他們之握權又實是對封建勢力及反動的特權階級、的戰勝之結果，同時又是對基爾特、及對課在生產之自由發展上的束縛與課在人類自由剝削人類上的束縛、的戰勝之結果。但產業騎士之得驅逐執劍的騎士，是只在於利用事變——利用他們自己毫沒干與、毫沒貢獻過什麼、的事變，才能成功的。他們用卑劣的手段以取得優勝者的地位，和羅馬的被解放民用卑劣的手段以代其舊主人而為主人一樣。

作工錢勞動者及資本家發生、的發達之起點的，要即勞動者之隸屬、一事實。後來的進展則為這隸屬的形態轉化，即為封建的剝削成爲資本制的剝削的

轉化。關於這發展之進行想得到理解時，並不必特遠溯過去。資本制生產之最初的出發雖在十四十五世紀地中海沿岸幾個都市裏就能發見其個個形態，然資本主義時代之開始則是十六世紀以後。這時代出現過的地方，農奴制都早已揚棄了，中世紀之最高峯的自由都市也早已不存在了。

在資本家階級的形成途上發揮過槓杆（支柱）作用、的一切的變革，概於本來的蓄積之歷史上生過劃時代的效用，尤其在多數民衆突然強有力地從其生活資料分離、成爲自由的普羅列塔里亞特投出於勞働市場、的瞬間，其效用是如此。而作這全過程之基礎的，則爲對農業生產的農民收奪其土地一事。

（註一八八・〇）

歌德（Goethe）很憤慨這種暴力的行爲，曾在下引的

『問答』中對之加過輕蔑。——

教員『你們想想看；這贈品是從那兒得來的。你們自己不是還什麼都得不得

到麼？」

小學生「都是爹爹給我們的。」

教員「爹爹又是那裏得來的呢？」

小學生「公公(祖父)給他的。」

教員「那麼公公又是那兒得來的呢？」

小學生「公公是搶得來的。」

（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一節）

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式的生產未發生以前的中世紀，以勞動者私有其生產手段為基礎

的小經營制度，曾一般地流行過。如小農、自由農民、農奴等的農業，及各都市的手工業，就都是。當時土地、農具、職場、手工業者的器具、等勞働工具，也都是屬於各個人的，都是只適用於個別的使用、按着必要而製出的、所謂小規模的東西，及矮小而不完全的東西。但同時又正因這原故，這些勞働工具乃得都是生產者自己的所有物。而把這分散的生產手段集中、擴大、且轉化之爲向強大的現代生產去作支柱的點，則又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歷史的任務。及其支持者布爾喬亞西之歷史的任務。布爾喬亞西自十五世紀以來經過單純協業、工場手工業、及大工業三大階段，曾歷史地遂行過該歷史的任務的話，馬克斯在其『資本論』第四章內曾詳述過。但布爾喬亞西，又如在資本論同章內所說明如不把個個人的生產手段轉化成爲唯依大大多數的人們，能使用、的社會的、生產手段時，則將各個不完全的生產手段轉化爲強大的生產力又當不可能。故於是紡績機、織布機、及蒸汽鎚等遂起而作了挽絲車、手織機、手織

鎚等之代。數百人數千人之共同工作的工場遂出現而作了個個職場之代。同時生產本身遂亦和生產手段一樣，由個個工作之集合變成了社會的行爲之集合，生產物亦由個人的生產物變成了社會的生產物。換句話，即絲、布、鐵製品等從大工場內製出的東西，皆成了多數勞動者之勞動生產物，他們勞動者於該生產物最後的形態未形成以前，個個都按順序地加過了自己的努力於其上。故隨什麼人對於這種商品，想說是我做的、是我的生產物、的話都不可能。

但在生產以自然發生的（無計劃的）分業爲基礎的社會當中，生產物又必然地要具商品的形態，依該商品之交換買賣乃能給個個生產者以滿足欲望的可能。中世紀的時候即是如此。如農民賣其農產物於手工業者，又從手工業者買取其手工業品。然這個個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之社會內，被新的生產方法侵進來了。在這原始的毫無計劃地構成了的全社會成員間的分業之中，早就計劃好了的、分業在工場內組織好了。即個別的、生產之中，社會的、生產出現了。

雙方的生產物在同一市場上出售，價格自然也就差不多相等。但有計劃有考慮的組織比原始的分業爲力強，卽社會的工場勞動之生產物較分散的小生產之生產物爲價廉。個別的生產於是遂沒落，社會的生產遂把一切舊的生產方法概行革了命。但這革命的性質又尙不爲一般所瞭解，一般反採用之爲獎勵商品生產及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結果、於是這新的社會生產，遂和以前就存在的商品生產及商品交換二者之一定的原動力——卽商業資本、手工業、工錢勞動等，作直接的聯繫而出現。其自身遂完全成了一商品生產的新形態。從而舊來商品生產內的占有形態，也就還得照舊保存在這新生產形態裏面而不死。

在中世紀的商品生產裏面，勞動的生產物應歸何人所有的問題曾沒發生過。當時的生產物，都是由各個生產者用其自己的器具及自己的手乃至家族的、手所生產的原料、而生產的。故對於生產物的所有權，當然是立足於個人的、勞動、之上別無所謂占有，全是歸他們自己所有。同時縱有局外人在生產時加過援

助，該援助亦只有第二義的作用，酬報的方法也不是用的工錢。像基爾特的徒弟與夥計等，就與其說是爲工錢而幫助師傅工作，不如說是爲自己修業學藝、想做一個獨立的職匠起見而工作的。

但現在大職場及大製造工場等內的生產手段之集積開始了，從而實際上該生產手段轉化成爲社會的生產手段了。然在這時候，這社會的生產手段與生產物乃尚仍被認爲是個個人的生產手段與生產物。從前勞働器具之所有者——即生產者，只於例外的場合占有他人加過勞働的生產物；今則勞働用具之所有者竟占有全非自己勞働、全爲他人勞働、所生產的生產物。從此以後社會的勞働之生產物竟不復歸實際地運轉過該生產器具的人，即實際地會生產過該生產物的人，而反全歸了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手段及生產在其實質上雖然已經社會化，然竟還是繼續從前以個人私生產爲前提、各人各占有其生產物、各送往市場上去、的時代所獨有的占有形態，而未之改。——新生產方法原來雖廢止了

這種占有形態之前提，對這占有形態則還是服從。

這是一大矛盾——新生產方法之上賦之以資本主義的性質、的大矛盾；在這大矛盾之中，資本主義社會之一切矛盾之萌芽，遂皆包含在內。而且新生產方法愈在一切最重要的生產部門內獲得支配權的時候，愈在一切經濟關係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各國內獲得支配權的時候，從而即對個別的生產之殘滓加以驅除、的力量愈大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占有之間之矛盾就愈得非明顯地暴露出來不止。

如前所述，在資本家最初發生的時候，工錢勞働的形態是已經存在的既成形態。但是雖然如此，該工錢勞働之存在，在勞働者究不過是例外的、副業的、過渡的、存在。農民在那時候縱有時也有出外做零工的事，但猶自己保有若干土地與作業，即猶能用自己該土地的生產物以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基爾特——行會組織裏面，也是今天作夥計明天即可以作正式匠人、的那麼一種樣

式的制度。但生產手段一到帶有社會的性質，一到集積於資本家的手內，一切的事情就都起了變化。即個別的生產者之生產手段與生產物愈變成爲無價值的東西，除受傭於資本家、靠工錢以謀生活外別無他法。以前例外地存在過的工錢勞働，現在成了一般的通例，成了全生產的基本形態。以從用作副業的生產，現成了唯一的職業。以前過渡的一時的工錢勞働者，現成了終身的工錢勞働者。而同時因封建制度之破壞，封建領主的家臣與台皂隸等之解體，及農民之被從其領主莊園趕走等等事情，工錢勞働者的總數又爲之大增加而特增加。結果於是資本家手裏所集積的生產手段、和勞働力以外什麼也喪失不復存在的勞働者、之二者之間，遂成了完完全全的分離。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占有、之間的矛盾，遂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特與布爾喬亞之對立、而出現。

我們上來已經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侵入個個的商品生產者——即唯以生產物之交換爲媒介方能互相結聯的個個的商品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之中、

的點說過了。但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產者即失却其支配該社會的力的點，是這種社會的特徵。詳言之，即在這社會內，各人唯依其偶然獲得的生產手段，恃交換以滿足其需要，而各盡力地生產；各自個別的生產物究有若干在市場上出現，有若干消費者購買自己這種生產物，則誰也不得而知。自己的商品能發見消費者與否，與自己的生產費能相抵償與否，乃至一般地有人買購與否，賣得出去與否，——亦皆不得而知。——支配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之生產界的，是社會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

然商品生產同時又和其他一切生產形態一樣，亦自有其特具的不可分離的、法則在。該法則且無論該生產界之無政府狀態如何，在該狀態裏面、且依該狀態、而能行動而能作用。即在社會關係之唯一存續形態——即交換——上該法則顯現出來，在競爭之強制法則下該法則對生產者又作用起來。這作用最初在生產者并沒留神，後來積長期的經驗才漸漸看清。從而這法則之遂行，是

頑強地、盲目地、和生產者獨立地、且和生產者對立地、遂行的，是作為生產者生產形態上的自然法則地遂行的。——這法則為何？即生產物支配生產者。

中世紀最初幾世紀裏面，生產的主要目的是在於供自用消費。即唯在於為生產者自己及其家族的消費而生產。僅農業方面——即依土地而有人的隸屬關係存在的農業方面，則還須供給及於領主。但無論如何，總之當時還沒有什麼交換，從而生產物也就不帶什麼商品的性質。農民的家族凡自己所必要的一切東西皆由自己生產。食物以外的衣服用具等也概由自己生產。生產以出售的事是唯於對領主納貢之後及自家消費又有餘的時候才發生的。這為生產過剩物，這為交換之始，這即為商品。自然、在都市手工業方面，則開初就不能不為交換而生產。但這也大部分是自家的必要物。他們有菜園，有多少耕地，有共有林以牧放自己的家畜。這共有林并且還供給他們的建築材料與燃料。婦女則紡麻績苧。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的生產則剛才發生。故交換極微少，

市場極狹小，生產形態極固定，地方和外部絕往來，生產者之連絡只于地方內的團體間行之。即農村有馬克(Mark，共產村落)，都市有基爾特(Geild)，

但商品生產擴大、的結果，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出現于歷史的舞台之上的結果，從來睡着未醒的商品生產之法則遂公然地有力地開始其作用。舊的各種關係概被破壞，舊的各種制限概被打碎，生產者更轉化成爲個個地分散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生產之無秩序更浮出于表面之上；成爲大規模的、激烈的現象。同時資本主義所持以使社會生產之無秩序日爲增大與深化的那主要的武器，又反是和這無秩序成爲正反對的內容，即那武器使各個產業企業愈進于社會的生產組織化的境地。即舊來平穩的停滯狀態，依此遂根本地壽終正寢。同時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無論侵入任何產業部門，又必將其舊有的生產方法趕逐。無論流入任何手工界，亦必將其舊來的性質滅絕。勞働界遂化成了戰場。地理上的大發見及跟着這大發見而發生的殖民事業，更把

銷賣市場擴大下來了，將手工業之轉化爲工場手工業、促進起來了。鬥爭于是不復限于地方的個別的生產者之間，各地方之競爭都成長到了國家的戰爭的規模，即成長到了十七八世紀的商業戰爭。

而近世的大產業與全世界市場又把這鬥爭化成了世界的，且同時賦之以未曾有的猛烈與緊張。現在不僅個個資本家之存在要被自然的乃至人工的生產條件之利害如何所左右，即產業全部門之存在乃至一國家之存在亦皆如此。敗北者毫無情面地被拒除。達爾文說的各個體的生存競爭，被由自然界移來了人間社會而更遭了激化，動物的自然狀態活像是人類發達的最後終局。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占有之間之矛盾，現在已成爲個、個、工、場、內、生、產、之、組、織、化、和、全、社、會、內、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之、間、之、對、立、而、再、生、產、而、大、出、現。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自其起源的時候起即已在這固有矛盾的現象形態當中運動着，天天描畫着傅立葉(Fourier)即曾指摘過的『呪咀的循環』而無

由脫出。但在傅立葉時代，生產之運動作螺旋狀的進行、其循環的環日漸狹小、終而如遊星的運動一樣必與其中中心相衝突而歸于消滅、的點，則還看不到。這個到後來才明白。即到後來這生產之社會的無秩序所具有的欲罷不能的強力，使天天增大的人類之大多數轉化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特，而這普羅列塔里亞特大衆則又以熄滅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爲其使命。同時這無秩序所具有的欲罷不能的強力，又轉化成爲大工業上所使用的機械之無際限的擴張，即轉化成爲強制各資本家雖破產亦得不斷地完成其機械、的命令。但完成機械這句話，換句話即爲不再用人工勞働的意思。過去機械之實現與普及，等于爲少數機械勞働者驅逐了幾百萬手工業者，現今機械之完成更等于更要多多地驅逐工場勞働者本身。換句話即這時候勞働者方面之供給增加必至于超過資本家方面所需要的平均數量以上。同時這超過而無人僱用的勞働大衆，又必形成我一八四五年所爲之取名的『產業預備軍』。產業預備軍這東西，在生產

舉其全力以活動時則爲生產所徵發而奉仕于生產，在生產活動之後跟着不可避地產業恐慌一到來時則立被委之路傍，無人顧及。同時這產業預備軍在勞働階級與資本家生存競爭時又始終是勞働階級方面的重負，及常是勞働價格的調節器，即常使勞働價格適應于資本的需要而滯留于低廉的水平綫上。故誠如馬克斯所說，機械是資本對抗勞働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勞働工具常從勞働者手中略奪麵包，勞働者自己的生產物一轉而成爲使勞働者化爲奴隸、的手段。換句話，即依機械之使用所得來的生產費之節約，其反面即爲對勞働力之極刻薄的浪費，及對必要的勞働條件加以略奪之謂。

同時、這縮短勞働時間上最有力的武器、的機械，又能一轉而成爲使勞働者及其家族的一切生活時間盡變而爲奉仕資本的勞働時間、的手段。而勞働階級一部分的過度勞働，另一方面又即爲勞働階級他一部分的完全失業；向全世界追求消費者的大產業，于是遂將自國勞働者大眾的消費限制到最低最小的限

度上，結果遂破壞自己國內的市場。『使相對的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和資本蓄積的程度與力度保持着均衡、的法則，是較火神發爾干將盜天火的普羅默突士釘住于高加索山的岩上的楔、尤為堅固地將勞働者釘住于資本之上的東西。這法則生出和富之蓄積相應的貧之蓄積來。故結果一極之富之蓄積，同時即為其對極——把、自、己、的、生、產、物、當、作、資、本、而、產、出、之、的、階、級——之貧窮、勞苦、屈從、無知識、兇暴、及道德的墮落、等之蓄積』（馬克斯『資本論』）。故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中想期待其對生產物有他種分配法，當等于向電池兩極當其和電池尚連結未解時、期待其不分解水，及陽極不游離酸素陰極不游離水素一樣，真所謂緣木求魚。

上來說過了：近代機械所達到的最高完成能力，因社會的生產之無秩序之故常使個個資本家改良機械，增大生產力，即已轉化成爲一種強制的法則與命令的話。但同時膨脹生產領域之單純的物理的可能性，在資本家也不啻是一種

強制法則與命令。大工業的膨脹力實在是大得非常——像瓦斯的膨脹力比之當如小巫見大巫、全同兒戲——，現在並且任何障礙皆被冲破，質的方面量的方面正都成了非膨脹不可的情勢擺在我們面前。而所謂障礙則為依對大工業之生產物的消費而生的，即依市場之實現的諸條件而生的。然市場的膨脹性則又在內延方面外包方面皆為力量很弱的完全別種法則所支配。即市場之膨脹和生產之膨脹完全不能并行。結果、故兩者定期地反復的衝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未廢止以前就無由避免。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又走入一個新的『呪咀的循環』之中。

實際上自一八二五年第一回的一般恐慌發生以來，工業界與商業界全體，即文明各國全部以及多少未開化各國的生產與交換，皆約十年一次地須變為一蹋糊塗。商業要中止，市場要為過量生產所充滯，現金要潛伏，信用要消滅，工場要關閉，勞働者依其生產生活資料過多的理由要喪失其生活資料，

破產之後又破產，拍賣之後又拍賣，這種蕭條光景繼續幾年，堆積着的商品才得大減價或小減價而一一銷出，在這銷出之中大量的生產力與生產物更或歸于廢棄，歸于糟蹋，所在多有。于是而後生產與交換始得復活。但這復活後的活動又漸次快起來，又由慢步而快步，由快步而跑步，最後更一轉而為飛躍，工業商業信用及投機上的「障礙物競步」復一齊出現。結果幾個大跟頭大筋斗的飛躍之後乃復落于「恐慌」那溝中。一八二五年以來這樣的大團圓我們經驗五回了，現（一八八七年）又正經驗第六回。傅立葉會呼最初次的恐慌為「充血症的恐慌」*Crise pléthorique*，其實這形容詞于一切恐慌皆至當不移。

每次恐慌發生，社會的生產和資本家之占有之間的矛盾即大衝突，大破裂。商品之流通，一時完全停止，貨幣亦不復為流通手段，轉為流通障礙，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法則，全部顛倒而大行其反作用。經濟的矛盾達于頂點。生產、方法、對、交換、方法、實行、其、叛逆。同時在這種恐慌時候多數大資本家與無數小

資本家皆破產，破產之結果資本遂強力地集中，由這集中，資本家自己也明白了工場內之社會的生產組織已經發達到了不復能與該組織相併存或對該組織作支配的一般社會生產之無秩序性無政府性相一致、相適合、的至明至白的事實了。即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全機構，在該生產自己所創出的生產力之重壓之下壓得四脚朝天爬不起來了。這機構不再能將生產手段全部轉化之為資本了。生產手段被擱着不復使用，因而產業預備軍也就只好閒着、停止其作用了。生產手段、生活資料、勞働者、及一切生產要素、及一般財富要素，都過剩地存在着了。過剩既恰為生產手段消費手段等之轉化成為資本、的障礙，故過剩又如傅立葉所云成『為貧乏與窮苦之源泉』了。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手段不轉化成為資本——即不轉化成為剝削人類勞働力的工具的時候，就立刻要變成不能活動的東西。在勞働者與生產手段消費手段之間，這生產手段必得轉化為資本才行的必然性之出現殆如一妖怪之出現。只因這妖怪出現，于是生產上之物的動

力和人的動力之結合遂被妨礙。只因這妖怪出現，於是生產手段之轉化為生產物，被妨礙，勞働者勞働以營生也被妨礙。從而一方面暴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自己不再有處理生產力的能力，他方面則為這生產力自己愈增大其力、而持以迫脅這矛盾之廢棄，要求自己從資本主義的鋼性中得到解放，及逼着實際地承認自己是社會的生產力。（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向科學之發達』）。

一極的富之蓄積與他極的貧之蓄積

向勞働者宣傳他們的數量應和資本之價值增殖慾相適合、的經濟學者之智慧之愚魯，我們是知道的。資本制生產與資本之蓄積二者的機構，素是不斷地和這價值增殖慾相適合的事，誰不明白呢？故這一般認為必要的適合的冒頭

語，要爲產業預備軍——卽相對的過剩人口——之造出的意味，其結尾語要爲現役勞働者軍中不斷地增大中的某一部類之窮困、及貧民之向死路的沒落、的意味。

社會的勞働之生產性增進的結果，愈支出少量的人力以愈運轉多量的生產機關的法則，在資本主義——勞働者不適用勞働器具、反是勞働器具適用勞働者爲特徵、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可用下列說法表出之。卽勞働的生產力愈大，勞働者加于他們自己雇傭手段之上的壓迫也就愈大，從而爲增殖他人的財富起見——換句話爲使資本自己增殖起見——而販賣他們自己的勞働力、的他們之生存條件也就愈不安。故生產機關與勞働的生產性二者較生產者的人口尤爲急速地增進的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反能用勞働人口較資本的價值增殖尤爲急速地增殖——的那麼一種反逆的說法表現出來。

在資本制度內部、能增進勞働之社會的生產力的一切方法、皆爲在于犧牲

個個勞働者、的點，在第四編分析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時曾論及過。即生產發展上的一切手段，概化爲支配生產者剝削生產者的手段了，概化勞働者爲殘廢的部分人了，概使勞働者的位置低落至于成爲機械之附屬物了。結果故勞働者之勞働遂失去一切內容而被轉化爲單純的苦痛，和科學以生產上獨立的力之資格被併合于勞働過程之內一樣，勞働過程之精神的力乃被變爲從勞働者分離的東西，即勞働者的勞働條件被弄成歪偏了，在勞働過程之進行中勞働者被屈服于極其卑劣極可憎惡的專制之下了，其終身被轉化爲勞働時間，其妻子亦被投于資本的轢殺車底下了。但同時剩餘價值生產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蓄積的方法，蓄積之擴大又即是使剩餘價值生產上一切方法發展的手段。故結果于是產出下列的結論來。即和資本蓄積之進展成正比例，勞働者的位置——無論其所得的工錢如何，多也好，少也好——總是不能不愈壞下去。最後、使相對的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常與蓄積的範圍及力度相均衡的法則，是較發爾干

(Vulcan) 釘住普羅默突士 (Prometheus) 于岩上的楔尤爲堅固地將勞働者釘住于資本之上的東西。那是產生和富之蓄積相呼應的貧之蓄積的。故結果一極之富之蓄積，同時卽爲其(他一極)對極——把自己的生產物當作資本而生產之、的階級——之貧窮、勞苦、屈從、無知識、兇暴、及道德的墮落、等之蓄積。(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四節、『資本制蓄積之一般原則』)

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制度之內部的對立

經濟學者之處理事物，常用奇妙的方法處理之。在他們，存在的制度只有兩種：卽人爲的與自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爲的，布爾喬亞制度是自然的。在這點，他們正與分宗教爲二種的神學者相似。在神學者認自己以外的一切宗教皆

爲人爲的發明，唯他們自己的宗教才爲上帝的啓示。經濟學者之呼現存諸關係——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爲自然的，是以爲在這些關係之下的富之生產及生產力之發展皆本乎自然法則、的意思。從而（他們又以爲）這等關係本身乃是和時代沒關係的自然法則。乃是常常應該支配社會之永久的法則。從而歷史這東西過去雖曾存在過，現今則不復存在。過去存在過的話是因封建制度那東西存在過的原故，且在這封建制度之中、有與經濟學者所想認爲自然的永久的東西、的布爾喬亞社會之生產關係絕相違異的生產關係存在過的原故。

封建制度裏面也會有過普羅列塔里亞特，——含得有布爾喬亞西之萌芽在內的農奴即是。封建的生產裏面也有過兩個對抗要素；我們如不忘記對善的側面之最後的制勝者常爲惡的側面、的時候，則該兩個對抵要素亦可呼之爲封建制度之善的側面與惡的側面。對運動吹入生氣、對鬥爭促其成熟、因而形成歷史的，即是這惡的側面。在封建制所支配的時代當中，如經濟學者爲騎士之

德、權利義務之間之美的調和、都市之家長的生活、農村家內工業之繁華樣子、以及基爾特、職工行會(Jurandes)、師傅的特權等所共同組成的工業之發達、——簡言之即形成封建制度之美的側面的一切東西、所感動之餘，而欲將對這畫面上投以暗影的別的東西——如農奴制度、特權制度、無政府狀態等、加以除去時，則其結果將如何？一切引起鬥爭的要素必將為所滅絕，布爾喬亞西之發展必于萌芽之中即被窒死吧。——歷史之抹殺——那麼一種愚不可及的問題，原來是這樣由他們提出來的。

布爾喬亞西占勝利後，封建制度之好的側面與壞的側面都不復成問題了。依布爾喬亞西的手在封建制度底下發達下來了的生產力，歸他們得去了。一切舊的經濟形態，及和這形態相照應過的私法關係，及舊的市民社會之公的表現——政治狀態，概被破壞無餘了。

故對封建的生產想正當地加以判斷時，應當認之為以對立為基礎的一生產

樣式、而對之加以考察才行。在這種對立的內部，財富是怎樣生產的，生產力是怎樣和階級對立同時發達的，這些階級中的一方面——即惡的一側面、即該社會的禍害——之自己解放之物質的條件在未達于成熟之域以前會怎樣不斷地成長過的，——各點概加以殫明才行。這個殫明，才正是證實生產樣式——即證實生產力歷來發展下去的各種關係——絕非永久的法則，而是和人類及人類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狀態相呼應的東西，又是證實人類生產力中所生的某一變化必對人類的生產關係上也要齎來同樣的變化、的真理的。蓋比什麼還重要的事，是文明的成果——即已經獲得了的生產力——如不欲再失却、則生出過這生產力的傳來各形態又必須破壞、一事。從這時候以來，于是革命的階級就成爲保守的階級了。

布爾喬亞西是和封建當時之普羅列塔里亞特之一殘物——普羅列塔里亞特、一同起來的。但隨其歷史的發展之進展，布爾喬亞西又必然地要發展其和

自己相對抗——最初多少是隱蔽的形式、潛存的狀態、——的要素。即布爾喬亞西一發達，同時在其胎內一新普羅列塔里亞特——近代的普羅列塔里亞特也要發達。從而普羅列塔里亞階級和布爾喬亞階級間的鬥爭——即從兩方的階級所感受、所認識、所評價、所理解、所承認、以及在公然宣告以前不過是依部分的一時的衝突或破壞的行爲以預先地表明過、的鬥爭——又要發達。他方面屬於近代布爾喬亞西的一切成員，在其和別的階級相對立而自成一階級、的限界內，是具有同一利害關係的，在其成員內部彼此間又互相對立的限界內，則又具有彼此對立對抗的利害關係的。這種利害關係之對立，是從他們布爾喬亞的生活之經濟的條件產出的。結果、于是一天一天這點就愈明白：即布爾喬亞西所正主持的生產關係，不是單一的性質的東西，乃是兩重性質的東西的點；富所從而生產出來的同一關係之中，貧困也被從而生產出來的點；生產力所從而發展下來的那相同的各種關係之中，抑壓的力也從而發展下來的點；以及這

些關係唯依不斷地絕滅布爾喬亞階級內個個成員之富及助長普羅列塔里亞階級不斷的成长，而後能生產布爾喬亞的富，即而後能生產布爾喬亞階級之富、的點；——就愈明白。（馬克斯『哲學之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奴隸、農奴、手工業夥計、工場手工業勞動者，

普羅列塔里亞

問。產業革命以前有過什麼勞動階級存在過？

答。勞動的階級跟着社會種種的發達階段曾在種種的關係當中生活下來過。對於所有階級支配階級所占得的地位也曾種種不同。在古代，勞動的人是所有者的奴隸，正如現在（一八四七年）許多文化落伍的國家及阿非利加南部的樣子。中世則勞動者是地主貴族的農奴，眼前匈牙利波蘭

及俄國（一八四七年）等地還是這樣。中世及產業革命直前，還有都市的手工業匠人，他們是奉仕于小布爾喬亞的師傅、幫頭的。到工場手工業（Manufaktur）發達時，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又漸次出世了。他們早就為較大的資本家所僱用。

問。普羅列塔里亞特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是永久地被賣掉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則須每日每時自賣自己。奴隸是主人的私有物，即是主人的利益品，故生存為主人所保障——無論怎樣一個可憐的奴隸皆是如此。但是一個一個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則是全布爾喬亞階級的私有物，賣其勞働於該階級，且唯於該階級內某一人需要時才得賣出，故什麼生存上的保障也沒有。有則只有靠他們自己的全勞働階級。又奴隸站在競爭圈外，他們則站在競爭圈內，該圈內一切動搖皆得反映到他們的生存上來。奴隸一般視之為物而不視為市民社會

之一員，他們則在其個人方面率被認為布爾喬亞社會之一員。奴隸較他們的生活還可以過得優裕些，他們則比奴隸還為屬於社會發達較高的階段，自己所站的階段亦較奴隸為高。最後，奴隸只要從私有財產的各種關係內揚棄 (Aufheben) 了奴隸關係即能得到自己的解放。他們普羅列塔里亞則不廢除「私有財產全部」就無由解放自己。

問。普羅列塔里亞特和農奴有什麼區別呢？

答。農奴繳納一部分的生產物且提供勞力於領主，其代價則為獲得所有權及生產要具中的一片土地的使用權。反之普羅列塔里亞特要獲得一部分生產物時，必依他人之計算及用他人的生產要具以勞働、而為之代價。農奴是給與的，普羅列塔里亞特是被給與的；農奴有保障好了的生存，普羅列塔里亞特則無之。農奴在競爭外，普羅列塔里亞特在競爭內。農奴或入都市作手工業者，或對自己的主人不納生產物與勞働而改

納金以自贖爲自由農民；更或則逐其封建領主、自成爲自立的所有者，——要之隨用那一個方法以鑽入所有者階級之中、投身於競爭之內，卽可以解放自己。

反之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唯依揚棄競爭、私有權、及一切階級的差別——而後能解放自己。

問。普羅列塔里亞特和手工業職匠怎樣區別？

答。古代手工業時代，年輕的手工業職匠皆經過若干年可以做師傅，故從師習業習藝；其有滿期而不得爲師傅只得爲傭匠、靠工錢以過活的則是倒霉背時的才如此。但普羅列塔里亞特則終其生總是靠工錢過活——故被稱爲工錢勞動者。同時還沒有做師傅而被師傅僱傭的手工業職匠，是江湖職匠，能住在師傅家中和師傅同棹吃飯。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對於雇主的關係爲純粹貨幣關係。手工業職匠——江湖職匠和師傅一樣，都是

屬於同一社會層，且同一生活習慣。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因社會階級之不同，和其勞働主人——即資本家企業家——完全分離。和資本家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方式及完全不同的環境中生活着，認識樣式也澈底相異。手工業者做工時利用器具，器具又是他們自己的——至少也是容易成爲他們自己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則用的是機械，或一組的機械之一部分，該機械又不是他的所有，且不得變爲他的所有。手工業者多爲對一消費物之全部皆由自己一手完成之。其使用器具的技倆如何在生產物的品質上又占有絕大的意義。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大概是僅從事於物品的一部分之製作，即僅參加該一部分製作之過程，其個人的熟練在機械作業上又毫不顯其意義，顯其意義也率在部分品之量上而不在其質上。

手工業的江湖職匠和其師傅一樣、全生涯皆由基爾特的規約及手工業的慣習等得保着不受競爭的惡影響，普羅列塔里亞特如想不爲競爭所

壓潰則當與其同僚聯合或則藉法律規定——除此以外沒有辦法。勞働力供給之增加，不壓迫他們的勞働主人只壓迫他們自己。

手工業的江湖職匠和手工業的師傅一樣、局限於「自己」精神之內，量狹而守舊排新。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因始終目擊自己階級之利益和資本家階級之利益根本不同，「自己」的精神遂不顯，而階級意識及自己階級狀態之改良只能於社會之進步、之中方能求得、的認識遂發生。手工業的江湖職匠等縱在其自己所反叛過的時代乃至反叛過的地方，他們自己還常是反動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則愈非做革命家就愈不行。反動的手工業，其反對革命而起的最初的社會的進步爲工場手工業，這工場手工業正是手工業——師傅、同樣江湖職匠——之對於商人資本——後來分裂爲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之服從。

問。普羅列塔里亞特、工場手工業、勞働者、有何區別？

答。十六世紀——十八世紀的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差不多都具有自己的生產要素、家族用的紡機、機織機、及其暇時耕作的點點土地。

普羅列塔里亞特則這些東西什麼也沒有。

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差不多都常住於農村，和其地主與主人等總多少有點家長的關係。普羅列塔里亞特則大部分是住在都市，和其雇主純爲貨幣關係。工場手工藝勞動者被大工業將其家長制的關係拔除，且喪失其素所具有的所有物時，那時候也就要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特。（恩格斯『共產主義之原則』——『共產黨宣言』之最初案）

普羅列塔里亞特是布爾喬亞的掘墓人

但布爾喬亞西不僅鑄造了自殺的武器，而且造出了使用這武器的人物。即爲近代勞働者，普羅列塔里亞。

布爾喬亞西（即資本）愈發達，同比例地近代勞働階級（普羅列塔里亞階級）也愈發達。這普羅列塔里亞找到了工作的時候能够生活，其勞働可以增大資本的時候又能够找到工作。勞働者除將自己的身子切賣零賣外沒法子，故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也是一個商品。從而競爭上的各變化之中與市場內的各變動之中，他們也逃不脫，也如商品一樣要受影響。

普羅列塔里亞的勞働因機械使用日增及分業日甚，遂完全失去了其獨自的性質與勞働的興味。他們單成了機械的附屬物，對機械唯要求最簡單地最單調地最容易地能學得其使用法就行。從而資本家備用他們作勞働者所花的費用，也就只限於僅僅維持他們糊口上及存續他們種族上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內就行。而他方面商品的價格是與其生產費相等的，亦即勞働的價格是與其生產費

相等的。故結果勞働的不愉快愈有加，同程度地工錢則愈有減。同時機械使用與分業愈增大，依勞働時間之延長，或依一定的時間內所必要的勞働之增加，更或依機械之運轉力之增加等，同程度地勞働量也愈增大。

近世產業將家長的師傅之小職場一變而為工業資本家之大工場了。在那工場裏面擠得滿滿的勞働羣，概被組織得像軍隊。他們都是產業軍的隊伍、有士卒、有士官、階級非常完全。他們不僅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奴隸，布爾喬亞國家的奴隸，而且是為機械、為工場監督、尤其為製造家的布爾喬亞個人、日時刻刻皆如奴隸一般被酷使着的。同時其被酷使之目的是為營利發財的點愈明時，其專制也就更可鄙可惡可恨。

自手的勞働之熟練與力、不大被視為重要以來，即近代工業發達以來，男子的勞働復為婦女與童工所取而代之。性之差異與年齡之差異，在勞働階級已毫沒什麼社會的價值。都是勞働工具，唯年齡別與性別在使用上費用能生多寡

之差而已。

廠主對勞働者之剝削一終結，即他們的工錢一到手，布爾喬亞西的別一部分——即房東、小商人、當舖等又對他們開始攻襲。

從來為中產階級下層——如小工業家、小商人、利錢生活者、職匠、及農民等各階級全部，皆漸次淪落成爲普羅列塔里亞。一半原因是因他們的小資本不够作大產業的經營，一與大資本家相競爭即必敗北，另一半原因則爲他們的技術對於新生產方法已經沒有價值。結果普羅列塔里亞遂爲從國民中各方面所徵募而成。

普羅列塔里亞曾經過種種的發達階段，他們對於布爾喬亞西的戰爭，是從其存在的那一天起就開始的。

最初是個個勞働者，其次是一工場的勞働者，又其次是一地方一勞働部門的勞働者，——對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個布爾喬亞西交戰。那時候他們的攻擊還

不是向着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攻擊只是對着生產器具本身。他們把外國來的競爭品破壞，把機械打壞，把工場燒掉，——想這樣去回復其已經滅亡了的中世勞働者的地位。

在這階段的時候，勞働者還是散在全國，還是爲一內部競爭未曾統一的集團。當時他們雖表示過很多團結之實蹟，但那不是他們自己結合的結果，是布爾喬亞西結合的結果。卽布爾喬亞西爲達其獨有的政治目的起見，將普羅列塔里亞也捲入於運動之中，其捲入在一短期內且會成功。故在這階段的時候，普羅列塔里亞未和自己的敵人交戰，乃是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和專制國家的遺物、大地主、非工業的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等交戰。——這樣，於是全歷史的運動皆集中於布爾喬亞西的手中，依而獲得的一切勝利皆爲布爾喬亞的勝利。

但產業一發達，普羅列塔里亞不僅數量有增，而且益被逼成爲大集團了，

從而其力增大，他們自己也感覺到這個力了。機械一步一步把勞働的差異加以消滅了，處處工錢都被導到同一的低度了，——晉羅列塔里亞的利害及其內部的生活情形也就一步一步平均起來了。布爾喬亞同事之間所益趨於激烈的競爭及由該競爭所生出的商業的恐慌，愈使勞働者的工錢日起動搖了。必然地要急激地發展的機械改良，復愈使勞働者的全生活狀態皆為不安了。個個勞働者與個個資本家的衝突，於是漸帶兩個階級相衝突的性質了。結果於是勞働者為對付資本家起見，自己就開始聯合。為維持勞働工錢起見，就着手結合。為準備時時刻刻的反抗運動起見，就組織固定的團體。鬥爭於是爆發於各處，而成為暴動。

勞働者常常得過勝利，但都只是一時的。他們這種鬥爭的真効力本不在於直接的結果而只在於不斷地擴大勞働者的團結。這團結依大產業所產出的交通機關之發達乃愈有加，各地的勞働者亦得以相互結合。但這結合還是僅使將具

同樣性質的一地方的鬥爭使之集中爲一國的鬥爭、及一階級的鬥爭的。而每一個階級鬥爭則又必就是一個政治鬥爭。在走的是教區的路（交通不便）的中世市民，這種團結恐怕要幾百年才團結得來，但在有鐵道的近代普羅列塔里亞則僅僅數年就够了。

普羅列塔里亞的這種階級式的組織——從而其政黨式的組織，又不斷地爲勞働者自身的競爭而破壞。不過雖破壞又必勃興，而成爲更強更固更有力。他們利用布爾喬亞西的分裂、敢於硬要立法機關對他們勞働者的特種利益加以承認。英國十時間勞働法案通過卽其例。

同時舊社會內一般的衝突又在種種方面促他們普羅列塔利亞之發達。蓋布爾喬亞西始終是站在不斷的戰爭當中：初與貴族戰，後和——依產業進步而利害衝突、的布爾喬亞之他一部分戰，且常和一切外國的布爾喬亞西戰。在這些形形色色的鬥爭中，故布爾喬亞西不能不訴於他們普羅列塔里亞之前而乞其援

助，從而就不能不導引他們普羅列塔里亞參入政治運動。這正是布爾喬亞西將自己教育要素、——即將可和自己開戰的武器、供給之於普羅列塔里亞的行爲。

還有則爲如前所述——支配階級中的許多構成部分依產業發達的結果至於要零落而變成爲普羅列塔里亞，至少其生活條件亦須大受威迫。他們於是又供給大量的教育要素於普羅列塔里亞。

最後，這階級鬥爭愈到決定的時期時，支配階級內部——舊社會內部——的分解過程亦愈爲急激，且帶尖銳的性質，其一小部分自行分離，而投身於革命階級，即投身於手中握有將來的階級。故如昔者貴族的一部分投身於布爾喬亞西一樣，今者布爾喬亞一部分——尤其對這全歷史的運動有理論的理解、的思想家的布爾喬亞一部分，也投身於普羅列塔里亞。

現在和布爾喬亞對立的一切階級之中，唯有普羅列塔里亞是真實的革命階

級。別的各階級率為被大產業所逼而陷於衰頹滅亡的，普羅列塔里亞則反之是這大產業最特殊的生產物。

中間階級、小工業家、小商人、匠人、農民等，為維持其中間階級之存在而不沒落起見，也皆和布爾喬亞西交戰。故他們不是革命的，只是保守的。不，且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想把歷史的車輪逆轉起來。如果他們是革命的，則當是他們承認了他們自己日向普羅列塔里亞沒落下去推移下去為正當、而不為現有的地位作防衛、只為將來的利益作鬥爭、的時候，棄其素來的立場、站在普羅列塔里亞的立場、的時候。

舊社會的最下層裏而墮落而不活動的流氓普羅列塔里亞 (Lumpenproletariat)，在普羅列塔里亞革命時候也能各方面地滾落到這普羅列塔里亞運動裏面來。但從他們的生活狀態看，恐怕會很機敏地接收反動階級的陰謀所收買（而變成反動）吧。

舊社會的生活條件，現在普羅列塔里亞特的生活條件當中已經廢滅了。普羅列塔里亞是沒有財產的；其對妻子的關係也和布爾喬亞的家族關係毫無有共通處；近代工業勞動，即近代資本之支配，無論在英法德美概是一樣——又概把他們一切民族的特質剝脫去了。法律、道德、宗教等，在他們看來概是布爾喬亞西的偏見，布爾喬亞西的許多利益正隱藏在這些好聽的名辭之下的偏見。

從前握着了支配權的一切階級，都想把全社會投於其利益條件之下以謀鞏固其既得的生存地位。但普羅列塔里亞則唯於廢止從來自己的所得方法，且從而又廢止從來一般的所得方法，而後能占取社會的生產力的。他們要保全的東西什麼也沒有了，反之他們且非破壞從來一切私有的安全與私產的保障不可。

過去一切運動都是少數者為其少數者之利益起見的運動。普羅列塔里亞的運動則是龐大的多數之利益、的龐大的多數之運動。處在現存社會之最下層的

地位的他們，除將構成現在公開的社會之階層之全上層構造加以粉碎摧毀外，自己是無由站得起來的。

普羅列塔里亞對布爾喬亞西的這戰爭，形式上——雖然不是內容上——最初必爲一國民的內戰。即各國的普羅列塔里亞必得自然地首先解決他們自己國內的布爾喬亞西。

以上，我們把普羅列塔里亞發展上的一般形像加過描寫了；多少晦隱在現存社會內的內亂，其必爆發成一公開的革命、布爾喬亞西因以慘澹地崩壞下去、普羅列塔里亞因以建立其支配出來、的點，也就探出其所以然來了。

蓋從來一切社會——如上來所述——都是建立於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對立之上的。但是要想把一個階級壓迫下去，該階級的存在條件——至少在其內部能過其奴隸生活的那種條件，總不能不加以保持。中世紀農奴在其農奴狀態之下猶能自立作一個百姓——鄉民之一員，小市民在封建的絕對主義之東

縛之下亦能成爲布爾喬亞。而反之近代奴隸者則不然，產業愈發達，他們反愈日墜於他們自己階級的狀態之下。他們勞働者成了貧民，貧民狀態之繼續的羣長，又較人口與富財之增大爲尤速。由此，故布爾喬亞西不再適合於做社會的支配階級及再不適合於法定地對社會強守其本階級的生活條件，就很明顯。他們布爾喬亞西之不適合於支配，是因爲他們在其奴隸制度內對於奴隸的生存本身亦已不適合於保全的原故，即他們已無由自拔地必陷奴隸於不能再供養他們而反須由他們供養的地步的原故。社會不再能在他們的支配之下生存了，因爲他們的生存已經不再和社會相適合。

布爾喬亞階級之存在上及其作支配階級上，爲其本質的條件的是增殖富財於其私有之手，即構成資本及增大資本於其私有之手。而資本增大的條件則爲工錢勞働，工錢勞働則又是完全依存於勞働者自己相互競爭之上。但產業之進步——布爾喬亞西無意志地無抵抗地作過其支持者的產業之進步，已使勞働者

依相互結合而形成的革命的團結、起而代這依競爭而形成的孤立狀態了。大工業發達的結果，他們布爾喬亞西所據以生產及據以占取生產物、的基礎本身，又會要從他們脚下拔出去了。故他們實是產出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之沒落與普羅列塔里亞之勝利，都是同樣地不可避免的事。

階級的差別如隨着進化的過程而歸於消滅、一切生產又集中於相互協作的個人的手中的時候，則那時候公的權力必將失其政治的性質。蓋政治的權力，在其本來的意義上本是一階級為壓迫他階級起見所組織的強力。普羅列塔里亞在其和布爾喬亞西鬥爭當中，必然地可以自己結成一階級，依革命的結果更可以成為支配階級，成為支配階級的時候一方面固然會強迫地揚棄舊的生產關係，他方面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即階級一般——也會揚棄，從而他們自己的階級的支配也會揚棄。

結果於是含有他們階級及階級對立在內的舊布爾喬亞社會遂死，以各人的自由發達爲全民衆的自由發達的條件、的協同社會遂生。（馬克斯恩格斯『宣言』第一二章）

普羅列塔里亞特之階級的組織

經濟的關係，首先把民衆的大多數轉化成爲勞動者了。資本之支配，對他們大衆造出了一共通地位及各種共同利害了。故這大衆，對於資本早已是一個階級。但是對其自己則還沒有。在鬥爭——上來僅曾示其若干階段——的過程中這些大衆才集團起來，才對於自己形成自己爲一個階級。他們所擁護的利益，於是乃立成爲階級的利益。同時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又就是一政治的鬥爭。

布爾喬亞西裏面其實也有兩個階段、我們不可不加以區別，一即他們在封建制度及絕對君主制度之支配之下把自己形成爲一個階級、的階段，二即已經形成爲一個階級了的他們、爲把社會作成布爾喬亞的社會而對封建制度及君主制度加以打破、的階段。這兩階段中的前者，是日子最久而須要努力最多的。

——要之他們布爾喬亞西，最初也是以部分的團結爲始點的，即對抗封建諸候、部分地自相團結爲其始點的。

關於布爾喬亞西從都市的自治團體、這樣一步一步地自己形成一個階級、的歷史的階段，許多人曾高興地作過許多研究。

但關於眼前普羅列塔里亞正用以形成其階級的組織、的同盟罷工、團結、及其他各種形態等當如實地加以理解時，則他們裏面有些人就爲現實的恐怖所嚇住，或則且誇示其先天的侮蔑。

被壓迫的階級是一切以階級對立爲基礎的社會、的生活條件。故被壓迫的

階級之解放，就必然地含有一新社會之創造在內。這被壓迫的階級要能夠得到解放，必得要已經獲得了的生產力和該社會關係恰已到了不相并立的時候。在一切生產器具之中作最大的生產力的，實際上就是革命的階級本身。革命的要素之得組織成一階級，概是以舊社會胎內會有發展可能的一切生產力已經存在為前提的。

這事情是不是意味：舊社會沒落後、一新政治權力的一新階級支配即將勃興的呢？曰、不。

蓋作勞働階級之解放條件的，實即一切階級之廢止。這正和從前作第三身分的布爾喬亞等級 (Ordnung) 之解放條件的是一切身分一切等級之廢止、一樣。

勞働階級，在其發展途上用以代舊布爾喬亞社會的，必為一排除階級與階級對立的結合。固有的意味的政治權力那東西，又必不復能保其存在。因為政

治權力那東西，正是布爾喬亞社會內階級對立之公式（公然）的表現。

在這種結果未獲得以前，普羅列塔里亞與布爾喬亞西之間之對立，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在其最高的表現上是一全體的革命——的那樣的鬥爭。——總之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其最終的解決必導成兇暴的矛盾、必導成肉體與肉體之衝突、的話，果值得識者一驚麼？（是不值一驚的——譯者。）

不要說「社會運動是排斥政治運動的」那麼一類的話！非社會運動的政治運動，同時也斷不存在。

必到階級與階級對立概不存在的那種狀態裏面，而後社會運動方或不至於再是政治革命。如這狀態一天未到，即在社會任何總體的變革之前夜之中，那末社會科學的最終的一句話總還常是這樣說的：

『鬥爭、否則死。血肉糊糝的鬥爭、否則無。問題已必然地這樣課定

了。George Sand』（馬克斯『哲學之貧困』第二章第五節）

小生產之滅亡

千八百七十年代，英國紡織工業發明最初實用的機械而應用之。同時蒸汽機關也在同期內發明了。以來這機械遂一個一個地征服各產業部門，且侵略各國。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所謂資本家的工場工業，除英國外其他各國還微微不足道。但五十年代在法國大發展，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德澳諸國亦概為所席捲。最近數十年間，則在未開化的俄國也確立了。東印度、澳大利亞洲也樹植起來了。眼前對東亞細亞、南非洲及南美洲內也都鑽進去了。古代巨大的世界帝國，較這資本家的工業所支配的現代世界帝國，是何等的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喲！

一八三七年，普魯士工業界的蒸汽機關數目為四二二，共七、五〇〇馬力。一九一〇年則僅數目已達八八、一八七。工業及農業兩方面所使用的蒸汽馬力為六百萬。

全世界所有的蒸汽機關之蒸汽所提供的勞働，在四十年前就已和二億的馬及十億的人的總勞働力相當。

依這蒸瀛機關之發達，全生產方法皆不斷地受了變化。新的發明與發見大天把舊的趕走。即一方面機械日日把素來手工業所維持的領域加以征服，他方面已經採用了工場制度的產業部門，其舊機器亦日為給付能力優大的新機器所打倒而成爲廢物。有時候因爲有了新發明而新出了新產業部門之故，舊部門且立被宣告死刑。

六十年前，使用紡織機器的勞働者就已較用手工紡織的勞働者多生產百倍的生產物。據美國勞働局(Department of Labour in Washington)所調查，在

紡織業方面機器之優勝於手工者爲一六三倍。機器在當時就已能用十九時間七分鐘紡成手紡女工三一七時間三十分鐘的絲（加倫——每加倫爲百磅）。

同樣其他別的手工業的小經營的情形，亦概和這相同。卽站在這工場制度的大經營之前概是卑卑不足道的。

蓋在資本家的剝削之最低階段——家內工業方面，資本主義的經營就已比手工業經營爲優。牠使勞動者的勞動限於專門，因而使勞動者的勞動力爲之大增高，就已是事實。不過這個還在其次，我們暫擬置之不談，牠的內部的資本家在其爲一商人的性質上較手工業者特占有利的地位，我們以爲比這還爲意義大得利害，須得力說。蓋他們資本家能多多地買入原料及其他生產機關。又能較手工業者還能完全地觀察市場的情勢，譬如什麼時候當便宜地買進及什麼時候當高價地買出，他們都知道，而且他們又具有坐待這時機到來的資力，別無憂懼與迫切。因此，資本家對於手工業者，就凡在大量生產的地方——卽

只要在商品生產通行的地方，——皆具有使手工業者雖家內工業方面亦無由自持、的那種優越的地位。同時素來以在勞働者家內的手工勞働爲唯一主要的生產方法、的產業部門，一旦變爲輸出工業時，勞働者的獨立性又立告終結。手工業之變爲輸出工業，要卽手工業滅亡而變爲資本家的剝削之家內工業之謂。——由此故我們對於那『社會改良家』們以爲這臨危的手工業可用擴張銷路的方法以爲之救、的見解之爲如何愚而且狡，當可瞭然了。

要之如上所述，資本家的生產從其『完全單簡的最初』的發生期以來，就明在大量生產的一切領域之內視手工業爲優越。機器且使這優越成了絕對的形態。

蓋手工業是唯於大量生產尙未通行而個別生產則通行、從而市場又局限得很狹隘、的那種產業部門之內，才能生存的。

但機器不僅對工業給了大變化，而且對交通機關也加了變化。汽船鐵道等

使貨物的輸送費用日低廉，使窮鄉僻壤亦和工業地相連結，爲各工業都市日擴大其販賣市場。因此機器遂獲得完全地展開其效用於工業界的可能。而由機器所得來的生產之激增，亦要求和自已相對應的銷路之擴大。

交通機關愈擴張完成時，個個產業部門的市場愈擴張時，則成反比例地手工業的範圍就愈縮小。『手工業的黃金之地』的諺語早已失却其意義了。手工業之尚能保其殘喘的『勞働部門及地方』的數量亦全限制了而且減少了。簡言之即工場成了支配的地位，手工業到了臨終的地位了。

同時手工業的這情形，在自耕農的小經營方面雖有程度之差亦完全相同。即土地經濟一由自家消費的生產轉而爲販賣的生產——即商品生產——的時候，這時候農業的大經營縱使其供應能力尙不大，亦能開始就比小經營——和資本家比手工業者一樣——佔善於觀察市場及支配市場的利益。同時資力大的大地主乃至其佃戶，則因爲能提供使用較自耕農爲尤好的器具機械家畜耕畜肥料

種子及其他的原故，遂較自耕農爲尤能生產地、供應能力大地、形成其經營。

不過十九世紀最終二十年間，歐洲農業大經營（即大農法）之技術的及商業的優越，因和海外農業相競爭亦確有未曾充分發揮的傾向。這競爭在小農方面是沒什麼大影響的。大經營之受影響特大的原因，第一是因其技術優越的穀物栽培方面曾特別遭過激烈的競爭的原故。即大經營是以穀物栽培爲其中心的，而美國的掠奪農業（Randolan）則給之以大打擊。次則大經營在其受外國的競爭的情實之下更多苦惱，即大經營生產的大部分是以市場爲對象，不如小經營生產的大部分在於自家消費。從而故小經營也就受市場支配的時候少。

但小經營的這有利狀況也只是一時的。穀物栽培方面的外來競爭其後非常減退了。自耕農爲自家消費的生產餘地亦日狹小，日爲商品生產——販賣起見的生產——所驅逐了。何況助長土地經濟之商品生產的，此外還有鐵道、機關、及租稅制度之發達二事。前者把農民（自耕農）連結到世界市場上來。後者亦使

他們必得求援於市場。因為他們不在市場上賣出其相當的生產物即不能完糧納稅。而且租稅愈高，農民之依存於市場也就愈利害，從而其生產物亦愈帶商品生產的性質，即亦愈不能不和大經營相競爭。隨我們國民內那一階級，對於租稅之增加都不感到如小農那樣苛酷。軍國主義是現今租稅增加之最大原因。而自稱為農民之最好的朋友的大地主，又正是軍國主義之最熱心的主張者贊成者。蓋軍國主義是唯對於大地主供提利益的。軍國主義要求大量食物之供給以養餉人馬，這要求恰恰滿足了大地主。同時軍國主義又對於大地主的子弟等提供很多高薪的軍官地位。對於農民則奪其最善的勞働力——農村青軍——使之當兵。而報之以格外的租稅負擔及驅之入市場，使受國內大經營及國外掠奪耕作二者的競爭壓迫至於頭頭無路。

支配階級於是以爲在農民與軍隊身上發見了維持其存續的唯一安全的支柱了。但這支柱之一是依存於另一支柱之上，另一支柱之遞增的重量方將使這支

柱場台至於粉碎的點，則他們還沒曉得。

農業方面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勃興以來，在距今五十年前獨立的小農經營之衰微是非常明顯的。農民或為大經營所吸收，或於大經營所不存在的地方，其土地被切離分割而變成普羅列塔里亞特。這發達自然眼前還在繼續，不過一因上述海外競爭的影響，二因地方農民向都市移入之增加——關於這點我們在這兒還無詳述的自由——，停止了的地方也不少。

德國經營統計揭示如左：

大別	經營數			增或減*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七年
黑格塔爾	三、〇六二、八三三	三、三三六、三六七	三、三七八、五〇九	一七四、五三六	一四二、一四二
二未滿	九八二、四七二	一、〇二六、三三八	一、〇〇六、二七七	三、九一一	一〇、〇四一*
二——五					

五——二〇	九二六、六〇五	九八八、八〇四	一、〇六五、五三九	七二、一九九	六六、七三五
二——一〇〇	二八一、五二〇	二八一、七七	二八二、一九一	三五七	一九、五七六*
一〇〇以上	二四、九六一	二五、〇六一	二三、五六六	七〇	一、四九五*
計	五、二七六、三四四	五、五五八、三七七	五、七三六、〇八二	二八一、九三三	一七七、七六五*

經營之中農業所利用的土地用黑格塔爾 (Hektar) 表示時如次：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八二至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至 一九〇七年
二未滿	一、八三五、九三八	一、八〇八、四四四	一、七〇三、三二七	一七、四九四*	七七、一七*
二——五	三、一九〇、二二三	三、二八五、九八四	三、三〇四、八七二	九五、七六一	一八、八八八
五——二〇	九、一五八、三九八	九、七二一、八七五	一〇、四二一、五六五	五六三、四七七	六九九、八九〇
二〇——一〇〇	九、九八八、一七〇	九、八六九、八三七	九、三三二、一〇六	三八、三三三*	五四七、七三一*
一〇〇以上	七、七八六、二六三	七、八三一、八〇一	七、〇五五、〇二三	四五、五三八	七七六、九八八*

計

三、八六八、九三三、五七、九五三、八三四、八七三

六四八、九六九

六八三、〇六八*

——由上大概地看時即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各種經營概行增加，而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則除小經營與中經營外概行減少。在這調查了的兩時期當中，一般的統一的發展方向如何尚無由看出。不過有一事值得注意——即在這兩時期中，小經營雖概在數量上有增加，在土地面積上則反有減少，即地面愈益缺乏。在德國最小經營的地位，平均一八八二年為六〇亞爾（ A ）一八九五年為五六亞爾，一九〇七年則僅五一亞爾。第二期農用地位總額竟減少至六八三、〇〇〇黑格塔爾之多是很有可驚異的事。耕地牧地則還減少得利害。即由三二、〇六二、四九一減至三一、二三七、七八八黑格塔爾，減了約八二五、〇〇〇黑格塔爾之多。

，但是我們隨處還是看得到不從屬於資本而獨立的農業經營之衰退。佃耕租

地之制度乃至負債的情形日見其有增無已。普魯士鄉村的土地押借款，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八年約增大了七十三億馬克。全德意志帝國的租地經營，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則由二、三三二一、八九九增加到了二、六〇七、二一〇。到一九〇七年更增加到了三、〇三三、四〇一。

而結局我們又知道從事農業的全人口反日見其減少。德意志帝國在一八八二年全農業人口爲一八、七〇四、〇三八人，一八九五年則爲一七、八一五、一八七人，即差不多減少了一百萬人。一九〇七年的時候，全人口六千二百萬當中他們僅只占一六、九二〇、六七一人。

同時工業方面小經營的衰退情形，較這農業方面還要利害。在這方面尤其可說是絕對的衰退。

德帝國工業經營的數目如次：

小經營(勞働者)——五人)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增或減*
三、二七、八七	一、九六、五三	八、六%*

中經營(勞働者六一—五〇人) 八五、〇二 一三九、四九九 六四、一%

大經營(勞働者五〇人以上) 九、四八一 一七、九四一 八九、三%

同時人口亦增加了一四、五%。

最近的經營統計也表示了小經營的減少。即其數如左：

小經營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增或減*
	一、九八九、五七二	一、八七〇、三六一	六、〇%*
中經營	一三九、四九九	一八七、〇七四	三四、一%
大經營	一七、九四一	二九、〇三三	六二、八%

合二表而觀之即一八八二年以來，小經營的數目減少了三〇五、五九九。而人口則反之增加了千六百萬以上。

小工業的勞働者全部(工錢勞働者及經營指導者)，在一八八二年尙占從事於工業的總人數之半數以上(五五%)。(即五、九三三、六六三人中的三、二七〇、四〇四人)。在一九〇七年則不過三〇%(一〇、八五二、八七三人中

的三、二〇〇、二八二人)。反之大經營的勞働者，在這同時期內則增加到了三倍以上(由一、五五四、一三一人增到四、九三七、九二七人)。這在德國資本主義初期，實在是駭人聽聞的數目。爲什麼呢，因爲小經營的沒落，通常總是慢慢地進行的。(考茨基(Karl Kautsky)『埃佛爾特綱領』(Der Erfurter Programm)第一章、『小經營之衰滅』)。

階級對立之和緩

我在這兒對於產業危機的問題擬不說及。許多人在幾年前就主張產業危機必將日見其少。但事實上，由那時候以來大家所共同曉得的各種實際情形已將這意見根本推翻了，所以我現在別無再加討論之必要。而且這樣討論起來，恐

怕要太走入歧路。同時，把大家鬧麻煩了的『貧困的理論』的討論——只要多少有點才氣、把一定的事實須加確定的問題放開、反將『貧困』兩個字的解釋拚命延長、的那樣的討論——，我也不想再為搬出來。我們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威力所及的地方、物質的貧困之增大即必接踵而來的點，誰也是一致的。同時現在社會裏勞働階級自身之組織及國家權力由上而下之干涉，能相當地限制這貧困不使其太擴大的點，也是大家同意的。最後，勞働階級之解放，不是從其奴隸化狀態當中去希望而是從其力之增大當中去希望的點，又是誰也同感的。

不過關於布爾喬亞西和普羅列塔里亞特間之對立之增大的問題，則完全是別一問題。在這問題裏面第一要考究的是剝削增大的問題。剝削日日增大的話，數十年前馬克斯就已經證明過，依我所知，以來還沒有誰對這證明加過否認。如有人對這要加否認或懷疑義，則他首先就得把馬克斯的『資本論』證明其

是已是不能成立的東西才成。說者或會對我反駁，說這是『漠然的理論』，不是實際的事實所確認過的，也不是真實的及曾證明過的，我們不希罕提出經濟的法則，我們只要提出統計的數字來，云云。但是統計的數字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因為資本家的金庫，在最柔順怯懦的布爾喬亞西亦曉得是他的防禦要塞，官長們無論怎樣想探悉其內容，他也如獅子一樣奮迅以防之。故僅在這簡單的理由之下，從來不僅沒有人對勞働工錢額的統計作過蒐集，即對利潤額的統計也無由下手。然而也有人會想把勞働工錢及其他的收入之相對的增大，用統計加以表示。這兒就可舉出這種推算之最新的一例來。該例是坡里所作製的，即一八九五年三月他在倫敦統計協會所朗讀的他對這相對的增大所調查的結果之報告，登載在該協會雜誌一八九五年六月號上——二二四至二八五頁，我們由那裏面看見有這麼一個表。——

年次	由勞働工錢所形成的年收入總額		非勞働工錢所形成的收入	
	百萬磅	全國民收入之百分率	百萬磅	全國民收入之百分率
一九六〇	三九二	四七	三七六	四五 $\frac{1}{3}$
一九六六	四六四	四五	四八五	四七
一九七〇	四八六	四四 $\frac{1}{2}$	五二一	四八
一九七四	六〇九	四五 $\frac{1}{4}$	六三五	四七 $\frac{1}{4}$
一九七七	五九一	四三	六五二	四七 $\frac{1}{2}$
一九八〇	五六七	四二	六五二	四八 $\frac{1}{2}$
一九八三	六〇九	四二 $\frac{2}{3}$	六九六	四九
一九八六	六〇五	四二	七一五	四九 $\frac{1}{2}$
一九九一	六九九	四三 $\frac{1}{2}$	七八二	四八 $\frac{1}{2}$

對這推算表、我們很能作許多反駁。對於勞働工錢額之增大尤可以說作者過於誇大，即作者太過於樂觀。

同時作者推算勞働工錢時又沒注意到失業事項。對於許多要素他不能正確地推定其有變更時，又就立以為這許多重要要素都沒起過變更。一個統計家的坡里，本來要取這種態度是沒什麼毛病的，不過這許多要素是常於勞働階級不利地起變更的，譬如女工勞働與男工勞働之間的關係，及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之間的關係，就概是如此。

尤其作者作這表時僅將少數的勞働部門算進去，即僅將——除農業在外——勞働者已經組織在勞働組合以內的那種部門算進去。這是最主要的錯誤，在全英國勞働者總數內只占得五分之一以內的數量之有組織的勞働者，作者竟以為全勞働階級的一般狀態皆與此完全相同地平均了改善了，那有此理呢？本來對這各種勞働者之工錢之上下加以考察，是很有興味的事。一八六〇年的

勞働工錢當作一〇〇而作比較時，據坡里說其上下當如次。

農 業	100	105	107	110	111	113	117	111	118
建 築 業	100	116	116	116	116	115	115	116	116
棉 織 業	100	115	115	114	114	114	114	115	116
毛 織 業	100	116	113	111	110	110	110	115	115
製 鐵 業	100	117	117	113	113	113	110	110	114
機 械 業	100	108	110	114	113	110	117	116	116
瓦 斯 業	100	115	110	115	116	116	113	110	116
海 員	100	113	103	119	113	111	118	110	113
鑛 山 業	100	?	100	115	115	100	115	100	110
勞働部門	1860	1866	1870	1874	1877	1880	1883	1886	1891

平	均	100	113	113	116	111	114	110	115	110
---	---	-----	-----	-----	-----	-----	-----	-----	-----	-----

但諸君一看這表就知道，坡里謂英國全勞働階級從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一年間工錢增長了四〇%，其實他把勞働貴族全部也沒網羅，僅及其一部分。同時綿織者的勞働者在英國誠爲保守的，在『社會平和』之憬憧者看來誠爲模範的『聽話的小孩子』，其工錢增高本有理由；但除這勞働者以外，其他如瓦斯勞働者海員及鑛山勞働者在一八九一年還不過比平均水準增高點點。而其中瓦斯勞働者之得高出這水準，且還是因他們是受備於市政府，市政府又對於市各機關所雇傭的勞働者執行過微溫的改良政策，所以如此。蓋這瓦斯勞働者本與其他勞働者不同，即本應是受個人資本家的競爭與剝削的影響最少的一部門。又一八九一年工錢一般地增高過的理由當中，『新勞働組合』(New Trade Union)恰在這年突出活動，初上舞台，也是一個。——雖然牠只在這初出草廬時候有

過這樣赫赫的功名，其後即不久煙消瓦解，自歸於盡。至於比瓦斯勞働者還尤爲突然尤爲急激、使人幾疑爲偶然的現象、的海員與鑛山勞働者在一八九一年的加薪，則二者素來的工錢皆極低，後者在一八八六年猶和一八六〇年同樣絲毫未見增加，故這年突增爲五〇％決不能就說是確實，穩固。而反之建築勞働者毛織業勞働者及製鐵業勞働者等，則其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一年間的工錢之增加概沒達過平均水準，而且隔得遠。——全部的內容如此，故坡里以爲全英未組織勞働者概到一八九一年止增加了工錢四〇％的見解與統計，完全是錯誤。就是組織得很好的製鐵業勞働者方面，也自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一年間僅增得二五％。

但是這些暫不說，就囫圇吞棗地承認這統計表罷。則這表對我們表出些什麼呢？第一我們就能看到這極樂觀的表也實證了勞働工錢已一年一年地在全國民之收入中漸占少額。譬如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四年的勞働工錢占全國民收入

之四五%，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九一年則僅占四二 $\frac{2}{3}$ %。現在因為別無更正確的
材料，姑假定不要所得稅的非勞働工錢所形成的收入額為與剩餘價值的總額相
等的額，則剩餘價值在一八六〇年尚較三億二千三百萬馬克的勞働工錢為少，
一八九一年則較勞働工錢超過了十六億馬克以上。

這就正是表示剝削之增大到了非常。由這些材料加以推摩時，正是表出剩
餘價值之基準——即勞働者剝削之比例——在一八六〇到一八九一年間由九六
%增大到了一一二%。因為由坡里的數字看時，至少組織在勞働組合內的勞働
者所受的剝削，就已經增大了這麼多。未組織的勞働者大眾之剝削更必遠出其
上自不消說。

自然，這些數字不是絕對可信，不必賦以過大的意義。不過如能證明一些
什麼東西的話，則必就是對馬克斯依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運動法則所研究出
來的、所鞏固地給過基礎的、——這個眼前還沒人否認過——勞働力剝削增大

之理論加以證明，而決不是對這理論加以反對。不待說，有人或會這樣對我們作反駁，說『縱令剝削增大是事實，但勞働工錢不也是——雖程度上不及剩餘價值——同樣增大麼？況剝削之增大並沒明現出來，必待科學的繼續研究之助始能暴露，勞働者又那能感覺得到呢？實際上勞働者大眾不是對於統計的事也不管，對於價值論及剩餘價值論等想也不想的麼？』

這些話自然是實在情形。但剝削之增大猶有使勞働者不感覺不行的別一種事實擺在他們眼前。即利潤之總額愈增大，同程度地布爾喬亞西的生活標準也愈增高。而社會諸階級之間又沒有什麼萬里長城爲之隔離。換句話即高的階級之生活標準之加高，立會浸潤到一點點地低下去的各階級之中去，而喚起這各低階級的新欲望與新要求；而各低階級的這種新欲望與新要求又不是較利潤之增加猶爲緩慢的勞働工錢所能充分給以滿足的，故他們就必得感覺到這事實。在布爾喬亞西望着各低階級這種要求性之增大及素來純朴老實等天性之消滅，常

引爲不滿而訴之於其『衛兵』。但其實下層階級之各種要求之增大完全不過是上層生活標準增高的反映，上行下效的心理的燃燒，他們布爾喬亞西竟連這都不明白。

布爾喬亞西的生活標準，然則怎樣比普羅列塔里亞特的增高得快呢？

最近五十年間，勞働者的住宅是沒有什麼很改善過的。反之布爾喬亞西的住宅則較之五十年前殆真有天滿之別。二十世紀之初的三等客車內的設備，和十九世紀中期的差不多；然十九世紀中期的頭等客車，試持來和現在最新式的Luxuszug * 比一比看！同時洋船上海員的房子較五十年前好得很多，我也不相信。但最新式客船的沙龍內之燦爛的陳設恐怕五十年前無論怎樣王公貴族的快遊船也不及萬萬。（考茨基『社會革命』）

* Luxuszug 是『奢華列車』的意，即僅由頭等車及食堂車所組成的德國特別快車。

資本主義的私有之弔鐘響了

資本之本來的蓄積，換句話即資本之歷史的發生，究應歸結爲什麼意味呢？——這個只要不是意味奴隸及農奴之直接地轉化爲工錢勞働者、即只要不是意味單純形態上的變化，則必只是意味對直接的生產者之收奪，換句話必只是意味以生產者自身之勞働爲基礎的私有、歸於崩壞。

私有是和社會的、集合的、公有相對立的。唯有勞働用具及其他外部的勞働條件屬於個人所有的時候，所謂私有才能成立。不過這個人是勞働者的時候該私有的性質不同，非勞働者的時候該性質又不同。我們條看私有時常發見其有無數的濃淡；這要不外是這兩極之間各種中間狀態之反映。

勞働之私有其生產機關，正是小經營之基礎，而小經營又是社會的生產及勞働者本身自由的個性之發展上的一必須條件。這種小經營的生產方法，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之內及其他的隸屬事情之內自然也是存在的；但其能發揮全精力而至於採取適當的模範的形態，則必是勞働者作了自己所運用的勞働條件——如是農民則為對自己耕作的土地、是手工業者則為對自己專門技業上所使用的器具——之自由的私有者的時候。

又這生產方法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之分散為前提的。生產機關之積集、協作、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業、對自然之社會的支配及統制、以及社會的生產力之自由的發展等，在這生產方法之下皆不能存立。這生產方法是只和生產及社會之狹隘的、自然發生的、制限相合致的。這種生產方法如欲使之永久存續，當如迫愧爾(Pecqueur)說得很正確，是『公認普遍的凡庸』。這生產方法發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則必產出破壞其自身之物質的手段來。從這瞬間以

後，素在這生產方法之下感過束縛的社會胎內各種力與情熱，就必發。而對這生產方法加以破壞。即該生產方法自身必遭破壞。這破壞，就是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機關之向社會地集積的生產機關去、的轉化，從而又是多數人微小的所有之向少數人多量的所有去的轉化，從而又是民衆的土地、生活資料、及勞動器具之收奪。——而對民衆之這可怕的苛酷的收奪、才正是資本史發生的初步。這收奪包含許多強行的方法，——我們上來僅就其中最顯著及最有力的加過考察、認作是資本之本來的蓄積方法而止。其實對直接生產者所行的收奪，是用極無慈悲的兇暴、而又是於最可恥最醜惡最卑陋及最可唾棄的慾念之衝動之下、遂行之的。依自己努力所得的私有，換句話以各獨立的勞働個人與其勞働條件相融合爲基礎的私有，於是被以剝削他人——形式上爲自由——勞働爲基礎的資本制的私有所驅逐了。（註 百五十一）

（註二百五十一）「我們完全生存在新的社會情形之下了。……即我們

要從各種勞働分離各種所有了。』(西士答底(Sismondi)『新經濟原論』
第二卷、四三四頁)

一到這轉形過程將舊社會在深度上廣度上都十分地加以分解的時候，一到勞働者轉化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特、勞働者的勞働條件轉化成爲資本的時候，及一到資本制的生產方法能用自己的腳站得起來的時候，——這時候勞働之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及土地與其他生產機關之更向社會所利用的——從而就是共同的——生產機關去之轉化，乃至從而對私有者更進一步的收奪等，就形成一新形態。換句話、即這一來、遭收奪的就不再是自家經營的勞働者，而爲剝削許多勞働者的資本家自身。

這新形態的收奪，由資本制自身內在的方法之作用，即由資本集中之作用，底於完成。——蓋一個資本家常常殺死很多資本家。而和這集中相併行，即和這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之收奪相併行，勞働過程之合作形態益發展到

大規模的階段，科學之意識地作技術的應用，土地之有計劃的使用，勞働用具之向只能共同地使用之轉化，一切生產機關概作爲結合的社會的勞働之生產機關使用而生出的節約，一切國民皆絡織之於世界市場網內的事實，以及同時資本制度之國際的性質，——等亦愈發達起來。和這轉形過程相伴起的、橫奪獨占一切利益的大資本之數一方面愈減，他方面窮困壓迫隸屬頹壞及剝削等的量又愈增。而同時依資本制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所訓練了統合了組織了及不斷地膨大了的勞働階級之反抗，也就愈進展。資本之獨占，於是就成爲和這獨占一道及在這獨占之下欣欣向榮的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機關之集中和勞働之社會化，於是就到了和該資本制的外殼不能兩立的峯巔。資本制的外殼於是就破裂。資本制的私有之壽終正寢的吊鐘於是就響起來。收奪者於是遂被收奪。

資本制的生產方法所生出的資本制的占有方法，——從而即資本制的私有，是以生產者自身之勞働爲基礎的個人的私有之第一個否定。但資本制生產

又以一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出其自己本身的否定來。這卽是否定之否定。但這否定之否定不是對勞動者復與其私有的，這否定之否定乃是給勞動者以基于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得的東西——如協作、及土地與生產機關（勞動者自己所生產出來的）之共有等——之上、的私有的。

發生于個人自家勞動之上的分散的私有、之向資本制的私有之轉化，較之事實上已定立于社會的生產之上、的資本制的私有之向社會共有之轉化，不待說是一不可同日而語的延緩、呆板、及困難的過程。在前者的場合は少數的橫奪者對民衆作收奪，後者的場合は民衆對少數的橫奪者作收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資本制蓄積之歷史的傾向』）

向自由王國之飛躍

各種有社會的作用之力，我們沒有認識牠處理牠以前，完全是和自然力一樣、盲目地暴亂地破壞地發生作用的。一到我們認識牠及理解其作用、方向、影響等之後，則使之受我們意志所驅使而因以貫徹我們的目的，就是很容易的事。這個話就現代生產力說時也是一樣正確。譬如我們頑固地對其本性及性質等拒加理解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及這方法之擁護者輩即是拒絕這理解的——，則牠和我們就不相親，而對我們起反抗作用，我們則如前所述遂反為牠所支配。但一旦我們理解其本性時，則牠在協同一致的生產者手中就由惡魔樣的王者一變而為唯命是聽的馴順的奴僕。這差異正如暴風疾雨中電火的電氣之破壞力和電信機電弧燈內作用的電氣之從順力之差異一樣。又如燎原的火與日用的火之間的差異一樣。——簡言之，現代生產力之性質我們如澈底地加以認識而取協同一致的處置法時，則其無政府的狀態必不復見，而以全社會及其全成員為標準的社會的有計劃的狀態就必代興。同時生產物將生產者化為奴隸、

更將領有者亦化爲奴隸、的資本主義的領有方法又必不復見，而以近代生產手段之本性爲基礎的生產物領有方法又就必代興。換句話，即一方面作生產之維持與擴張之手段、的生產物之直接的社會的領有就必代興，他方面作生存與享樂之手段、的生產物之直接的個人的領有也就必代興。

資本制的生產方法使人口之大多數一天一天地變成普羅列塔里亞特，依以作出完成這變革、的力來，——雖自己因而必陷於破滅亦所不惜。同時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使已經社會化了的生產手段一天一天地轉化爲國有財產，依以指出完成變革的正當之路。——這兩宗事即是說普羅列塔里亞特必掌握國家權力、而生產手段先必移歸國有。

但普羅列塔里亞特一掌握國家權力，即將依以自揚棄其爲普羅列塔里亞特；又依以揚棄一切階級差別階級對立；且同時揚棄國家之存在。在從來依階級對立以運轉的社會內，國家是非要不可的。隨在什麼時候國家本都是剝削階級

爲維持其外部的生產條件起見的組織，卽爲暴力地抑壓被剝削階級使之服從現存生產方法所規定的抑壓條件起見的組織（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工錢勞動）。國家表面上是全社會正式的代表，全社會皆被其結合在一鮮明的體系之內；但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牠是各個時代裏全社會之某一代表階級的所有物的原故。詳言之，古代國家是奴隸所有者的國家，中世是封建貴族的國家，現代是布爾喬亞西的國家。而一到最後真作全社會的真正代表時，則其自身又就必立成爲無用的廢物。蓋這時候應當壓抑下去的社會階級已經沒有了，支配階級也已經沒有了，以從來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作基礎的個人的生存競爭也已經沒有了，由此所生出的衝突與暴行也沒有了，那末卽非要鎮壓不可的東西一個也沒有了，故爲特殊的鎮壓力、的牠——國家也就無復存在的必要。同時牠真作全社會的代表而出現時，其第一行爲——于社會的名義之下占有生產機關——當卽是其最後行爲。蓋牠把這一行爲做後，其他對各方面社會關係加以干涉的事就必漸

少而至于無，牠自己于是遂非自然死滅不可。詳言之，這時候對人的支配已一變而爲只對事物作照應及對生產過程作處理而止。故牠——國家——不是『廢止』的，而是自然死滅的。故所謂『自由國家』這個名辭，無論其在宣傳用語上勉可容許，或究極的科學分析上不能認爲成立，我們皆當由這意味上去判斷方爲正確。無政府主義的什麼今天明天國家就可廢止的話，也應這樣去加以批判。……

生產手段一歸社會掌握，商品生產就必消滅，從而生產物支配生產者的事也就不再會有。社會的生產內部的渾沌無政府狀態，必一變而爲有計劃的有意識的組織。個人的生存競爭即爲消滅。同時人類也就在某一意味上初得從動物界分離起來，脫出動物的生存條件而初進于真正的人間生活。從來支配人間圍繞人間的外界，於此始歸到人間支配與統制之下。而人間才真正地開始意識地作自然界的主人翁。同時又開始眞作自己的社會組織的主人翁。人間自身之社

會的活動之法則，素來是為支配人間的外來自然法則一樣、和人間是相對立的，現在則為人間所充分理解，而被應用於實際，而完全服從人間的支配了。人間自身固有的社會組織，從來是儼如為自然與歷史所強制而和人間相對立的東西，現在則成為人間自身的自由行動了。從來支配歷史、的客觀的外界各力，現在也歸到人間自身之統制之下來了。從此以後，人間才能用完全的意識創始自己的歷史。從此以後，人間自己所發動的各種社會的原因才能顯著地增大地齋來人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正是人類，由自然的王國向自由的王國的飛躍。（恩格斯『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發達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發達的過程

一、中世社會

小規模的個別生產。生產手段概為個別使用起見而細細地分離，故其效果是原始的，劣等的，狹小的，矮縮的。生產也是以生產者自己的直接消費或其封建的主人的直接消費為目的。在這直接消費有剩的時候，該過剩的生產品才附之于販賣與交換。故商品生產還是極幼稚的狀態。不過其中也就已經內包了社會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之萌芽。

二、資本主義的革命

先由單純協業及工場手工業所引起的產業變化。從來分散的生產手段開始向大工場集中。從而個人的生產手段就向社會的生產手段轉化起來。——但這轉化在大體上還不影響及于交換形式。舊領有形態亦還殘

存。資本家在這時候出現了。用生產手段之所有者的資格，遂領有生產物而化之為商品。生產在這時候本已成為一社會的行爲，但交換及領有則還依然是個人的行爲，個人的行爲。換句話即社會的生產物歸個個資本家領有去了。這正是一根本的矛盾，一切矛盾皆由此而生，現代社會亦盤旋在這無數矛盾之內，大產業尤鮮明地暴露了這一切的矛盾出來。即

(A) 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勞働者一生涯受了工錢勞働之運命的宣告。普羅列塔里亞特與布爾喬亞西之對立。

(B) 支配商品生產的各法則根深蒂固地出現了之後，日趨優勢，日發揮其作用。無統制的競爭。個個工場內之社會的組織和全生產內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C) 一方面為競爭起見、機械之完成對各個工場主人變成了強制的命令。從而勞働者之失業就不斷地增大，產業預備軍依以形成。他方面生產之無制限

的擴大對一切製造業家又成了競爭上絕對必要的法則。——在這兩方面于是生產力之發達遂爲前古未聞，供給超過需要，生產過剩，市場充塞，十年一次的恐慌，惡劣的循環。換句話即一方面生產手段與生產物之過多，他方面無職、無業、無衣食之道的勞働者之過多。統果這二槓杆——生產與社會的福祉——自然就不能結合。因爲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上說，不先把生產力化成資本則這生產力不能活用，不更把生產物化成資本則這生產物不能流通。而事實上因這生產力過多之故，化成資本又不可能。結果於是矛盾就增大到奇形怪樣的程度。換句話即生產方法對交換形態叛逆。布爾喬亞西再無能力指導他們自己的社會的生產力的點，遂由此得了證明。

(D) 資本家自己于是也就不能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之社會的性質。大生產及交通之設備 最初爲合股公司所有 其次爲脫辣斯所有，最後爲國家所有。布爾喬亞西之爲無用的階級遂得證明。即其一切社會的機能與成分，現已

全為由他們所雇傭的俸薪職員所代作代爲了。

三、普羅列塔里亞特的革命

矛盾的總解決。普羅列塔里亞特奪得公有的權力，依該權力，從布爾喬亞手裏脫離出來了的社會的生產手段遂轉化成爲公共財產。普羅列塔里亞特依這行爲遂將生產手段由其從來的資本性之中解放出來，而給之以發揮其社會性之完全的自由。結果，於是依預會決定了的計劃所擬執行的社會生產，從此以後遂可能。生產之發達使種種階級在將來猶得存在的事，變爲時代錯誤。社會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愈消滅，國家之政治的權威亦愈入于沉睡。人間遂成了自己所作的社會組織的主人，同時成爲自然界的主人，自己自身的主人，——要即成了自由。

遂行這全世界解放的大業，是近世普羅列塔里亞特之歷史的使命。究明該

歷史的條件及其本質，從而對眼前負這使命的被壓迫階級使之意識其自己行動之條件及性質，——這個就正是普羅列塔里亞特運動之理論的表現——科學的社會主義——之任務。（恩格思『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發達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對社會主義的流行的駁論

各位聽說我們要揚棄私有財產，引為驚異。但在各位現存的社會內，人口的十分之九的私有財產已經被揚棄了；眼前這私有財產之存在，正是因其不是為這十分之九而存在的原故。各位則正因其不是為這十分之九九而存在的原故就對我們責難，說我們不應以社會大多數之無財產為必要的前提條件而主張揚

棄私有財產。

要之各位是責難我們之想廢棄各位的私有財產的。不錯，我們是什麼什麼都想的。

在勞働不再能變成資本、變成貨幣、變成地租、的那瞬間起，簡言之即在勞働不再能變成獨占的社會力的那瞬間起，更換句話即在個人的財產不復能變形爲布爾喬亞的財產的那瞬間起，——各位即宣言個性當會廢絕。

從而各位又說明：各位之所謂個性要即就是意味布爾喬亞及布爾喬亞的財產。而這種個性則正是全要廢絕的東西。

社會主義對於誰也不奪取其獲得社會的生產物、的權力。社會主義只奪取那奪取他人的勞働而使之服從、的權力。

有的人或會反對，說私有財產一廢絕，一切的活動當也會廢絕，從而一般的怠惰就會發生。

如果如此，則布爾喬亞社會早就應爲怠惰滅亡。爲什麼呢，布爾喬亞社會內不是勞者無衣無食，而履豐席厚者反不勞麼？！故這思想，結果全是無資本則無工錢勞動、那麼一類的疊句。

一切對於物質的生產物之社會主義的領有方法及生產方法所下的攻擊，同時更波及于精神的生產物之領有及生產之上。在布爾喬亞看來，階級財產之廢絕即爲生產本身之廢絕，同樣階級文化之廢止即爲一般文化之廢止。

文化，——他們對其消滅所引爲悲哀的文化那東西，其實在大多數的人只是促其變成機械的教育。

不過在各位尙以各位對於自由、文化、權利等所抱的布爾喬亞的見解爲標準、而來判論布爾喬亞財產之廢絕時，則請各位勿與我們相爭。各位的思想本身，就是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之產物，正如各位的權利只是以各位的階級之崇高的意思爲法律而成的東西、該意志的內容又只是各位的階級之物

質的生活條件所產出的東西、一樣。

各位的利己的謬想，——想將各位的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變更爲永遠的自然法及理法、的各位的利己的謬想，過去滅亡了的支配階級也曾有過。而這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是跟着生產之進步而應消滅的一種歷史關係，各位竟不之察。對於古代的財產及封建的財產，各位雖曾察及，現在對於布爾喬亞的財產，各位竟還不想察及。

家族之揚棄！對這社會主義者不名譽的目的，雖急進主義者亦表示激昂。但現在布爾喬亞家族制度究是站在什麼基礎上呢？——明是站在資本上，站在個人利益上。完全地發達了的這家族制度，只是對於布爾喬亞西存在的。在普羅列塔里亞家族之強制的破壞及公娼制度二者之中，且發見了其補足物。布爾喬亞的家族，自然依這補足物之消失而亦必消失，兩者又必依資本之消失而概消失。

各位攻擊我們、說我們不應主張父母對子女的剝削應當揚棄麼？好，我們甘願作這罪人。

各位說：我們主張以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是廢絕最親愛的關係的主張。但各位的教育不也是由社會決定的麼？不也是依社會的關係——各位受其教育的那社會關係所決定，依學校及其他直接間接的社會干涉所決定的麼？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不是社會主義者發明出來的。社會主義者只想變其性質，使之脫出支配階級的影響而已。

用布爾喬亞的口吻談什麼家族制度、教育問題、及親子間的親愛關係等類，在大工業形成的結果、普羅列塔里亞的家族關係日趨破壞、其子女輩日變形為單純的商品與勞動器具、的狀態當中，只使人們作嘔而已。

但各位又會和全布爾喬亞西一起、合唱地向我們絕叫起來曰：你們這些東西不是想行婦女共有的麼？！

布爾喬亞對於其妻婦，是只單認爲一生產器具的。聽到生產器具應概歸共有，就以爲共有的運命也要落到婦女身上去，本是很自然的想法。

而反之社會主義者所引爲目的的，正是想將婦女這種單純的器具地位加以揚棄，這點他們竟夢也想不到。

但是不管怎樣，布爾喬亞先生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婦女共有制發其道德的義憤一事，總是再可笑沒有的一事。社會主義者決無創設婦女共有的必要。這是很早很早以來就存在着的。

布爾喬亞先生們對於公娼的事姑暫不說，對於普羅列塔里亞的妻女不是毫無忌憚爲所欲爲的麼？而且不能滿足時不是更以同輩間互相引誘其妻妾爲無上的快樂的麼？

布爾喬亞的結婚，事實上正是妻女共有制。他們不過是對於社會主義者之主張廢除偽善的隱匿的婦女共有制另設公開正式的婦女共有制，加以反對罷。

了。其實，只要現存的生產關係一廢除，由該關係所生出的公私賣淫制度——
婦人共有制，皆不待說會澈底消滅。

社會主義者又因主張廢絕祖國與國民性而受攻擊。

但勞動者是沒有祖國的。沒有的東西總不能加以奪取。在普羅列塔里亞首先奪取政權，將自己提高到國民的階級的地位、且必然地將自己結成爲一國民時，那時候也是「國民的」，只和布爾喬亞西所意味的完全不同罷了。

國家間之差別及人種間之對立，由布爾喬亞西之發達、通商之自由、世界市場、工業的生產之同一化及由其所生出的生活關係之同一化、等，早已漸趨于消滅了。

普羅列塔里亞獲得支配時，必更會多多地使之消滅。至少文明諸國之團結的行動是普羅列塔里亞解放上的一最大條件。

個人對個人的剝削會揚棄時，跟着一國民對一國民的剝削也會揚棄。

言」第二章)

國內的階級對立消失時，國與國間的敵視也會消失。(馬克思恩格思「宣

自然的發達階段

物理學者觀察自然現象的時候，是在該現象最充實的時候，亦即受別的影響所攪亂最少的時候；其對之加以試驗，做得到的話也是在確保該現象之純粹過程、的條件之下而執行的。我在本書內所想攻究的是資本制的生產方法、及與之相照應的生產關係與交換關係等。這些東西的模範場所，眼前英國即其代表。所以在學理的說明上，我常引牠作為主要的例證。然而德國的讀者、如學巴利晒教徒 (Pharisäer) 的樣子對英國工農狀態聳肩竊笑，或學樂天主義者的

樣子認德國的狀態還不錯、還沒有這樣壞而表示安心時，則我就得努目言曰：「這個話是說你的！」。

蓋資本制的自然律內所生出的社會對立之發達程度之有高有低，在其自身是不成問題的事。成問題的只是該自然律自己本身，只是其用鐵樣堅固的必然性而作用而貫徹的那傾向。換句話，產業發達的國家之於發達幼稚的國家，不過是預示其將來的狀態而止的。

但這事情暫不多及。總之在德國資本制生產方法已經十分馴化了的的地方——譬如嚴密的意味上的工場，就較英國的狀態還壞得利害。——因為德國還缺乏工場法之對抗力。同時在其別的各方面，德國也和其他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為資本制生產之發達所苦，而且為該發達之缺如所苦。換句話，近世的窮迫狀態固然壓迫了我們，古代的及背平時潮的生產方法——伴來了時代錯誤的社會狀況及政治狀態的——之存續所引起的幾多傳統的窮迫狀態，也一樣地還

壓迫我們。我們實在不僅爲生的東西所苦，而且爲死了的東西所苦。死者攔住生者。

德國及其他西大陸各國的社會統計，比之英國皆貧弱得利害。然用以揭破其面幕、一窺其麥突薩 (Medusa) 夜叉樣的鬼臉則還是很够資格。假使我們德國政府與議會，能和英國一樣設定各種經濟方面的定時調查委員會，爲探究其真相起見且和英國一樣亦附之以全權時，同時爲這目的起見，像英國的工場監督官、『公衆健康』的醫務報告者、及關於女工童工之剝削、住宅、食物等的狀態作調查的委員、等那樣公平不偏不黨不屈的人士，在德國亦能發見時，——則我們對於德國國內的狀態必愕然自駭無疑。然眼前德國人則爲否定惡魔之存在起見方自蔽其目與耳。(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

幾千年來人類的腦子裏就有了理想生存着。不是什麼正義的理想，乃是平等與博愛的理想。不是屬於我、與、屬於、你的理想，乃是一切東西屬於一切人、而和與幸福的理想。不是屬於我、與、屬於、你的理想，乃是那種社會的理想。歷次暴風雨樣的歷史的時代當中，偉大而果敢的思想家曾以烏托那的形式表出之，英雄的鬥士且不知拋却了幾多頭腦！

這理想不是人智隨隨便便的發明，乃是對黃金時代、對地上的樂園、對各種宗教向我們所詔示的東西、所作的追憶。即對私有財產發生以前人們所體驗過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的追憶。這共產社會、人類曾一度嘗過味的話，我前引

黑鑿威德爾及沙勒甫二人的報告即其證明。

羅馬的庶民和希臘都會的乞丐爲重建財產共有起見對貴族富豪許多次謀叛之不成功，及中世紀異端民族的宗教在地上作平等博愛等之復興之歸於失敗，完全是明明白白事理所不能免的。因爲在希臘羅馬的沒落時代及中世紀的末期，財產共有之重建與復興本不是經濟關係所能許可的事。反之該關係不待說且正向其反對的方向——即向共產主義之最後的殘骸之破壞及布爾喬亞私有條件之作製的方向開步走。

我們腦子裏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已挾着嶄新的力成爲比從來任何時代還力強還有牽引性的理想而再生了。但這理想同時不再是茫漠的本能的追憶，而是從現實的胸坎內湧出來，而是經濟發達的產物，而是依現實生活所育大養成的東西。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不是英國的「羅拉爾德」*或羅馬的庶民。我們是科學的人，并不是發明什麼新的社會形態，只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期到

了的時候對資本主義社會作產婆之設備接生之用而止的。

* 十四世紀中期尼德爾地方發生的宗教共產團體，其團員從事於病人的看護及死者的埋葬等役。原譯者。

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資本主義生產之經濟力依其自然的必然必導社會於共產主義去。人們說我們煽動階級鬥爭常對我們下攻擊，但其實我們是根本要求階級廢絕的。因為我們相信分裂人類為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經濟的必然性現已不復能存在。

思想家中的巨人亞里士多特，曾預看到過機械將能自遂行其工作，那時候自由市民當感到再無多買奴隸以為自己創出閑暇的必要。我們社會主義者則預看到奴隸制度之最後形態——雇傭勞働之必沒落無疑。因為我們知道人能占有鐵與鋼鐵、能占有自動的機械、那樣的奴隸。

古代也好，歷史上任何過去的時代也好，自由的市民像我們現在這樣占有

無數量的奴隸的事，曾沒有過。

證據只要看法國商務部一八九〇年發表的『統計年鑑』的數字。

一八八七年法國蒸氣機械的數目，合農工業及海陸運輸業共達了一三五、四七八個，構成了九百萬馬力。而據礦務局的計算則一馬力可抵得二十一個人人的勞働力。從而這九百萬馬力就正和一億八千九百萬的奴隸的力相匹敵。

又據一八八六年的國勢調查，法國共有三千九百萬人口。故即是一個法國人已有四個及八分之一的奴隸，五口之家的話，有了二十四個鐵的奴隸。

而無操縱能力的一階級所獨占的這一億八千九百萬鐵奴隸的工作，眼前竟只在童話樣的生產過剩之魔海之中創造生產者可駭可驚的貧困。

生產手段從資本家有閑無力的手中奪出而歸於全國民所共有時，那時候大地上萬家皆春的幸福與平和才可再建。蓋社會不是使自然力服從於自己，乃是使生產力服從於自己的。那時候人們才能自由。因為那時候人們已成了支配其

社會的運命的主人。

那時候人類才能從無意識的歷史的權力之下得到解放。(拉發克(Pain
Rafargue)『與爵勒士(Jaurès)論唯物史觀及唯心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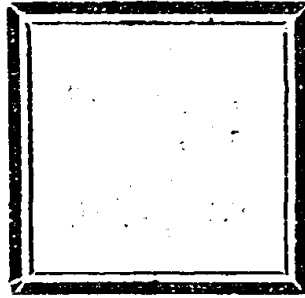


春秋書店最近出版各書

社會科學教科書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實用經濟學	高橋龜吉著	施復亮 周白楛合譯
新帝國主義論	桑特爾著	劉沁儀譯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博洽德著	嚴靈峯譯
韋爾斯世界文化史	韋爾斯著	蔡慕暉 蔡希陶合譯
蘇聯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日本改造社編	施復亮 鍾復光合譯
『國際』史論	山川均著	唐俊夫譯
哲學之貧困	馬克思著	許楚生譯
德國農民戰爭	昂格斯著	吳西岑譯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烏里雅諾夫著	彭葦秋 杜畏之合譯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石濱知行著	施復亮 周白楛合譯
烏里雅諾夫與哲學	盧樸爾著	楊東尊譯
我的生活	託洛茨基著	成紹宗譯
光明在我們前面		胡也頻作

所

版



有

權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

社會科學教科書第一冊

塞姆柯甫士基編

劉沁儀譯

總發行所 春秋書店

上海愛文義路普益里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